

朱

楔

著

杜少陵詩傳

青年書店發行



杜少陵評傳敘

吾國詩體，肇唐李白杜甫始備。人言五言古詩，至杜始有定論。李之五古，更有長於杜者。（註二）惟五言排律長篇，爲杜所獨擅，（註三）此則斷無告人也。七言古詩長篇，李亦亦稍伯仲。自李杜以後，吾國古今詩體大定，不能越其範圍矣。然杜之詩體，較李尤能自開境界，李嘗擬風雅，擬騷賦，樂府多用舊題，杜則不較四言，不仿騷賦，不用樂府舊題。余嘗編『中國文學史』，一謂李白結古風之局，杜甫開新體之端，蓋以此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余長于俚吟杜詩，近撰『杜少陵評傳』，一論其體，一論其世，而不知人之術，并觀其志，次觀其學，次觀其藝，此書雖暫道及之，而志與學一端，爲藝所掩，不能豁人心目，余故於此二者略表而出之。李杜爲詩家軌範，全在其志不凡，



李自擬管葛，（註四）杜竊比稷契。（註五）齊曰：「詩言志，一惟其志高百世，故其詩能光燦萬古。雖李杜之志而學李杜之詩，此詩之所以日即卑靡也。然李之志稍近功利，（註六）不遑榮遇，（註七）不如杜之已饑已渴，志切民生，（註八）尤爲純正，詩人身分之高下，全以此判，此文學之所以可貴也。以言乎學，杜則謂讀書萬卷，下筆有神。（註九）學詩而僅以所宗之詩爲經典，而不多讀書以饒其學，以極其志，則何能下筆如有神哉？宋人纖羽，且謂一詩有別才，非關學也。」此等謬言，所以啓空疏而導浮華，實乖風雅。所謂別才，今謂之天才，蓋指藝術言，非指學問言也。有天才而不學，不如無天才而學，蓋不學則無識。觀李杜同儕天寶之亂，李比永王於文皇，（註十）有追隨其反之嫌，又謂壯士當擊賊，角怨之祿，欲如高陽酒徒，指麾楚漢如旋蓬，（註十一）比當世時局於楚漢，而欲啓內亂以博功名，甚昧詩人國體禦侮之義。杜則深斥亂臣惡子干紀，（註十二）安寧結髮乘亂跋扈，自爲功名富貴計，（註十三）欲洗兵革以重見天日。卽此一端，可以見其識之

高下，多讀書則其識自高。以李之天才而無識，其身幾受刑戮，其詩適爲罪狀，則又何貴乎作詩哉？卽以藝術而論，亦貴乎學。杜以千古文章，須以寸心知其得失，僞體風雅之別，多師我師之篇，方駕屈宋，不作齊梁後塵，（註十四）則藝術亦須多讀古人書乃能知其得失也。杜貴清麗，而尤貴沉雄，所謂翡翠蘭若，鯨魚碧海，出羣之雄，當今誰是是也。（註十五）李與杜同時，未許李以出羣之雄，則李不過戲翡翠於蘭若而已，掣鯨魚於碧海，杜則自命耳。李詩多粗豪，杜識其飛揚跋扈，（註十六）且欲重與細論文，可知其未臻沉雄之境也。蓋李富天才，而杜富學力，以天才言，李勝於杜，以學力言，杜勝於李；至其成就，則李實不如杜。李少變化，多怨懟失意，以美人旨酒消愁，百篇之中，十之八九如此。杜則趁此病也。前人論之詳，不煩多證。余非故揭杜而抑李，以當今詩人，類多不立志，不讀書，無遠識，而誤入歧途者，顯不乏人，故舉此大者以箴。至於李杜之詩，皆各有千古，終不因余言而軒輊，余之言曷所謂螳螂撼大樹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朱希祖書於重慶中央太學。

註一 杜『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七十字。

註二 李『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六百字，『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八百三十字。

註三 杜『秋日夔府詠懷一百韻』一千字。

註四 李『駕去溫泉宮後贈楊山人』云：『自言管葛竟誰許。』

註五 杜『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云：『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

註六 李『鄴中贈王大勣八高鳳石門山幽居』云：『投軀寄天下，長嘯尋豪英。恥學瑯琊人，龍驤事躬耕。富貴我自取，建功及春榮。』此類詩不少。

註七 李『駕去溫泉宮後贈楊山人』云：『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輸丹雪胸臆。忽蒙白日迴景光，直上青雲生羽翼。幸陪鸞鶴出鴻都，身騎飛龍』

天馬駒。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趨。此類詩亦不少。

註八

杜「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云：「三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又云：

「題催曉蟻聚，徧自求其穴；」又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又云：「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云：「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

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此類詩尙多。

註九

杜「奉贈韋左丞丈二十韻」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贈左

僕射鄭國公嚴公武云：「讀書破萬卷，落筆四座驚。」

註十

李「永王東巡歌」云：「我王樓船輕綯漢，卻似文皇欲渡遼；」又云：

「但用東園謝安石，爲君談笑靜胡沙。」

註十一

李梁父吟云：「君不見高楊柳，徒起草中，長揖向東顧。準公，入門聞

劉琨雖新，猶文雅。東晉書：琨年十二，弱冠，楚如旌，遂中狂。客居如東，如東，如東，如東。一曰：琨行云：「頗似楚漢時，爾無從止，朝過，暮浪沙。」遂入淮陰市。琨良，未遇，輕信貧，劉琨存亡在兩臣。暫到下，孫受兵路，來投，標母作三人。賈者，猶古如此，今時亦棄書，棄士。」

註十二 杜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云：「賊臣惡子休干紀。魅魍魎，魍魎徒爲耳。」

註十三 杜洗兵馬云：「攀龍附鳳，莫當。天下盡化爲侯王。」復愁云：「胡國何盛，于戈不肯休，聞聞聽小子，談笑竟封侯。」此類詩甚多。

註十四 杜偶題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殲刻，名聲豈浪垂。無人嗟不見，漢道盛衰斯。前蹤飛入，餘波綺麗爲。殺寶象舊制。」

，歷代各南規。……」此正如今日詩史也。戲詠六絕句云：「別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吾師；」又云：「竊憐屈宋宜方駕，忍與齊梁作後塵。」

註十五 杜戲爲六絕句云：「才力應難誇數公，當今誰是出羣雄？或看裴翠關君上，未學鯨魚碧海冲。」

註十六 杜贈李白詩云：「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爲誰雄？」

卷之六

八

杜少陵評傳序

文學之難，一曰創作，二曰批評，振古以來，究心篇章努力著作者多矣；自非身負瑰琦雄偉之才，具淵博邃奧之學，縱覽古今，立言拔俗，其能聲名炳耀於當時傳世而不朽者，未之有也。蓋無超邁之才，必無矯皇奇麗之思；無淵深之學，必無磅礴淖發之氣。氣者文章之綱領，所以振其辭，使敷陳其意而不紊者也。學者所以養其氣，使言之汪洋宏肆而有文者也。明乎此始可與言創作矣。

創作莫難於詩歌。夫說理抒情，狀事詠物，古文尚矣。雖究乎神理氣味之微，而造句遣詞，往復馳騁，短長疾徐，可以從心所欲而少所顧忌。至於詩歌，有韻有節。韻可以害意，節可以害辭；意短辭窮，乃不能達；二者詩之大病也。故能以意就韻，以辭應節，縱橫於繩墨之中，恢恢乎游刃有餘，而不覺其限制者，詩之上也。

其雖雄雉，桀驁而突，臨躍而難進者，抑其次也。若夫鞭羣斥鴹，放任自肆，
驍逸蹇躑，馳驅之馬，而不合節制者，又其次也。而乎此，始可與言批評矣。
而歐陽少陵，詩之聖蹟也。雖稱世之詩，猶唐文李杜之世，承先人之休烈，而
續其轍，而幾微決經，指諸子，使唐文及魏六朝文章，無所不覩。自少陵爲
詩，地勢莫長，老蒼而面，海吳也。趙所生，李賢豪，流覽名山六川，以激
發其志氣。蒼翠鬱鬱，波瀾時時，下姑蘇，弔虎邱劍池，過金陵，探南朝文物，徘徊
軒窗故居，慷慨悲歌，不忍去。而斯見長，豐草，晨鐘暮鼓，烟雲蒼籟，波吞日浴，
俯仰興懷，一發於詩。其奇氣橫溢，雅贍典重，沈鬱頓挫，光燄萬丈，而格律嚴
，無特於規矩。雖兼賦之厚，要其筆力不可及也。杜陵江都新陽人，其體亦備。祖
述風騷，祧宗蘇李曹阮，（註一）近取庾鮑之精華，一掃齊梁靡麗之習，卓然自成
大家，**詩聖**也。若其體，未能或先也。論者每與李白並稱，以余觀之，供奉
殆猶有不及工部者乎？

且杜少陵吾國之民族詩人也。夫流連光景，感物造端，瀟灑摘華，製爲篇什，或抒喜悅之情，或發憤抑塞磊落不平之氣，止於供人吟賞，低徊詠歎而已。若其敷陳時事，同羅舊聞，比合總錯，融會而成章，使後之讀者，了然於當時國家大勢，社會狀況，與人民之思想習尚，可補正史之闕文焉，則其所裨益者多矣。少陵既身懷異才，負大志，常慨然思致其君於堯舜之上，使黎元享承平之治。乃遭逢喪亂，論落不偶，至於投老依人，客死歸葬。其所經歷艱苦爲何如？故其詩多通從殺流，定其慘苦骨肉剝離之象。而大寶以後，搜括机阻之象，較然呈露無遺。君子閱其選而哀其窮，感其不得志者，乃其詩之所以成也。昔人謂之詩史，不其信歟！
 其言吾友朱哥伯商，多言好澤士也。早歲在柏林，曾經濟學，舉博士。聲。以其餘精力，力逮近姑，往往超故有奇致。自渡觀以下之作，靡不皆然，而尤心折工部，夜裏讀其詩，猶然有得。與余過從論詩，往往契合若符節。以杜工部詩，雖難播遠，窮愁潦倒，雖移其情，而其心未嘗一日不變家國民生也。則豈祇曰民族詩人。又以千餘

年寒，杜詩者雖多，而皆有所蔽，未能得其蘊通。卽工部平昔交游，生卒年月，亦未能作精審之考訂。乃根據正史，撫拾載籍舊聞，旁引博徵，參證本集，釐析而條貫之，成杜少陵年譜一書。對工部生平行事，及其所爲詩歌時代之先後，莫不詳加訂正；獨前人之所未發。而於杜詩之淵源，及其抱負與身世之感，尤三致意焉。書成，以授予使讀之。自稚不學，不足以知杜詩之真諦。獨服朱子眼光之敏，與其致力之勤，用能得心應手，成此巨製。正前人之失誤，爲後學之津梁。其有功於文學批評與掌故也大矣！爰不揣固陋，輒書所見於此。讀者或不以爲忤謬乎！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十日長 歐陽壽序於重慶沙坪壩中央大學。

註一 自蘇李以降，中國詩人各依其氣韻意增之殊，可強爲分類。曹子建阮步兵雄闊縱橫，下啓李杜。陶靖節謝靈運冲淡高逸，遠接王孟。論者以陽剛陰柔別之，雖不必盡然，大致固無誤也。是以杜工部之時，規模曹阮者爲多，步武陶謝者蓋寡。

目序

少陵先生，一代詩聖。千古文宗。余嘗過三城夔府，訪其瀟西草堂，見江山依舊，故宅已空，宋人鐫石碣秋興八首，僅餘『昆明池水』一首，尙隱隱可辨。徘徊蒼苔夕照之中，黯然而悲。想像當年，夔府孤城，秋高氣肅，少陵心依北闕，身羈瞿唐，『匡衡抗疏，劉向傳經，』以喻己之心事；『信宿漁人，清秋燕子，』以喻己之飄泊。其身世蒼涼，固又可哀者也。少陵之歿，去今已千一百七十載，獨怪千餘年來，關於少陵之生平、事蹟、交游、思想、個性，以及其詩之淵源流變、地位特色，無一系統的敘述；即欲求一較完備之傳記，亦不可得。此無他，千餘年來之學者心力，皆竭於校讎註解；宋元以來，註家不下數百，治事未嘗不勤，用力未嘗不專，然往往支離破碎，不能通攬全局。求其對於少陵之生平思想，融會貫通，從

大處着眼，作一有系統之敘述者，尙不多觀。有之，自余此書始。此余作此書之動機一也。

抑又有進者：少陵先生，我國之民族詩人也。所謂民族詩人者，其詩歌足以表現民族共同之理想，共同之願望，共同之想像，共同之情感，共同之生活。杜詩之大，無所不包，上自忠君愛國，憂傷黎元，下至悲歡離合，錢送投贈，從國家大事以至個人日常生活，皆可反映我國民族之思想及動條。數千年詩人中，求其能代表民族者，蓋無出其右。惟我國對於民族詩人，向少表彰。考世界文化民族，每多以其最偉大之詩人，爲民族精神之所寄託，如德國之於哥德（Goethe），意國之於但丁（Dante），英國之於莎士比亞（Shakespeare），皆其顯例。每逢其民族詩人之百年祭或二百年祭，往往典禮隆重。舉國歡騰。作者嘗於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在柏林參加哥德之百年祭，朝野興奮，上下若狂。卽後起之民族，亦莫不培養其民族詩人，如蘇俄之於高爾基（Gorki），美國之於路易士（Sinclair Lewis），提倡宣揚，不

遺餘力。而此輩民族詩人，傳記評論，往往不，數十種。反觀我國之民族詩人，政府不加宣揚，學界不加表彰，寥如荒涼，一至於斯！爲尊崇我國民族詩人計，尤不可不有所表示。此余作此書之動機二也。

自蘆溝橋事變發生，二京淪陷，山河變色。余隨校西遷，飄泊江關。搖落之恨，甚於宋玉之悲楚，播遷之哀，有似庾信之羈秦。在顛沛流離之中，對於少陵之身世，少陵之詩歌，油然而興感，尤以所處在蜀，於少陵當年蹤跡，倍覺親切。因此對於少陵全集，發生興趣，而思所以融會貫通，作一有系統之敘述。此余作此書之動機三也。

至若以現代之口號，加諸千餘年前少陵之身，如時流所謂「杜甫爲抗戰主義者，民生主義者」，一則徒求其適合現代，有失其本來面目，且穿鑿附會，適足貽笑大方，皆本書所不取焉。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十八日

少陵先生歿後千一百六十九年，

朱僕序於重慶嘉陵江上。

白帝城高曉角哀

夔門雄勝自天開

瀼西不見先生宅

遺碣空留萬古苔

巫峽蒼茫雲外去

蜀江宛轉雨中來

劇憐劍外行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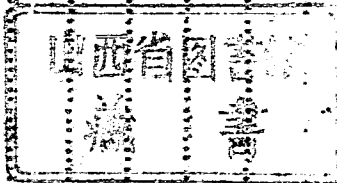
千載長懷屈宋才

訪瀼西少陵先生宅

目錄

第一章 杜甫之生平及其事蹟

第一節 家世	一
第二節 生卒年月	七
第三節 幼年游學情況	一四
第四節 中年之壯游	一八
第五節 天寶亂後之流離生涯	三〇
第六節 劍南之漂泊	四〇
第七節 江漢之流寓	五八
第八節 著述(附年表)	六五



第二章 杜甫之交游

第一節 杜甫與李白……………八一

第二節 杜甫與高適……………八九

第三節 杜甫與岑參……………九六

第四節 杜甫與王維孟浩然……………一〇二

第五節 杜甫與嚴武……………一〇五

第六節 杜甫與鄭虔……………一〇八

第三章 杜甫之思想及其個性

第一節 杜甫之政治思想……………一一三

第二節 杜甫之社會思想……………一一六

第三節 杜甫之個性……………一一八

第四章 少陵詩學之淵源及其流變

第一節	少陵之論詩·····	一二三
第二節	少陵詩之淵源·····	一二八
第三節	少陵詩之流變·····	一四二
第五章	少陵詩在詩史上之地位	
第一節	各家之批評·····	一四五
第二節	少陵詩之特色及其在文學史上之地位·····	一五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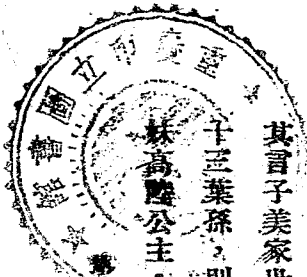
第一章 杜甫之生平及其事蹟

第一節 家世

自來才人誕生，必有其先天遺傳，必有其後天環境。今欲治杜甫詩，亦不能外此。本章家世一節，研究其先天之遺傳也；幼年游學及中年壯游，以及次章交游各節，研究其後天之環境也。按舊唐書文苑傳：

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曾祖依藝，位終叢令；祖審言，終膳部員外郎，自有傳；父閑，終奉天令。

其言子美家世，止此而已。惟子美嘗有祭遠祖當陽君文，自稱爲晉鎮南大將軍杜預十三葉孫，則系出杜預，決無疑義。按晉書：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尚文帝妹高陵公主，襲祖爵豐樂亭侯。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孫結平



，以功進爵晉陽縣侯。年六十二卒，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成。」故杜氏族望，出於杜陵，少陵詩每稱杜陵野老，進封西岳賦表亦云：「臣本杜陵賸生，皆以此也。」（註一）

註一 詩中亦往往自稱少陵。程大昌雍錄云：少陵原在長安縣西南四十里，宣帝陵在杜陵縣，許后葬杜陵南園，師古曰：「卽今所謂小陵者也，去杜陵十八里。」朱注云：「他書俱作少陵，杜甫家在焉，故自稱杜陵老，亦曰少陵也。」

按唐書宰相世系表，杜預國子：饒、騫、耽、尹；襄陽杜氏，出自預少子尹，子美自稱預十三葉孫，其爲尹之後明矣。又元龜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審書係銘云：「昔當陽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侯，令殺鞏；侯生審書，審書生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書生開，開生甫。開爲孝天令。」然則家世之可考者，一世爲杜預，二世爲尹，十世爲侯，十一世爲審書，十二世爲開，十三世爲甫也。

又舊唐書杜易簡傳云：「易簡，襄州襄陽人，開成州刺史叔毗曾孫。」易簡從祖弟審言，易簡審言，同出叔毗下。又子美唐汝南縣君京兆杜氏墓誌云：「（註一）曾祖某，隋河內郡司功，遷嘉縣令；王父某（卽依藝）皇朝監察御史，洛州鞏縣令，前朝咸以士林取貴，宰邑成名；考某，（卽審言）修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外郎，天下之人，謂之才子；兄升，國史有傳，縉紳之士，諒爲孝童。」由此可考所謂獲嘉縣令者，實係子美高祖，而周礪州刺史叔毗之子也。又周審杜叔毗傳：「其先，京兆杜陵人，徙居襄陽。祖乾光，齊右司徒右長史；父漸，桑維城太守。」此其世系之較然可考者。由十世倒推而上，則九世爲獲嘉令，八世爲叔毗，七世爲漸，六世爲乾光。六世而上，至於二世，則不可復考矣。今據上文，列表如左，以明其世系也。

註一 所謂萬年縣君，卽審言次女，適河東裴榮期，濟王府錄事者，杜閑之妹，而子美之姑也。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當陽侯預

尹耽 錫

□

□

□

齊司徒
右長史
乾光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漸 叔毗

□

依藥

審言

閑

易簡 登進士累轉殿中侍御史咸亨中吏部員外郎

梁邊城太守

周硤州刺史見孝義傳

隋河內郡司功令獲嘉縣

監察御史河南鞏縣令

修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外郎

兖州司馬 慈寧天令 升國史有傳 登專開封尉 武康尉

十三世 十四世 十五世

南 宗文 宗武 嗣業

甫弟有穎、觀、璽、占，未知行列，故不序。

子美之母系不可考，惟由其祭外祖母文考之，即母爲崔氏，其外祖母，則紀王（太宗第十子）之孫，義陽王悰之女也。張燕公義陽王碑曰：『初永昌之難，王下河南獄，妃錄司農寺，惟有崔氏女，靡屑布衣，往來供饋，徒行頓色，傷動人俗，中外咨嗟，目爲勤孝。』卽子美之外祖母，祭文中所謂『事存於義陽之誅，名播於燕公之謄』者也。由此觀之，子美母系，實出唐太宗，其叔父升，報復父讎，童年孝烈；（註一）而其外祖母適崔氏，又『中外嗟咨，目爲勤孝』，『皆非具有真性情者莫辦。子美爲性情中人，其有由來也哉！』

註一 舊唐書杜審言傳：『審言貶授吉州司戶參軍，與州僚不協，司馬周季重，與司戶郭若訥，共構審言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既而季重等府中醢讞，審言子并，年十三，懷刃擊之，季重中傷死，而并亦爲左右所殺。季重臨死曰：我不知審言有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審言因此免官，還東都，自爲文祭并。士友咸哀并孝烈，蘇頌爲墓誌，劉允

濟爲祭文。

至於子美之詩學，亦得自家學不少。其祖審言，卒以詩名，著於初唐。如少陵登兗州城樓詩云：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遡海岱，平野入青徐。

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

實本於其祖審言登襄陽城詩：

旅客三秋至，層城四望開。楚山橫地出，漢水接天迴。

冠蓋非新里，章華只舊臺。習池風景異，歸路滿塵埃。

又少陵宗武生日詩云：「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覓彩衣輕。」可見杜氏以詩傳家，少陵之詩學，亦有自家也。

附子美母系表

唐太宗——紀王——義陽王——女適崔氏——女適杜閑——杜甫

第二節 生卒年月

子美生卒年月，史不詳載，尤以卒之年月，衆說最爲紛歧。新、舊唐書本傳，皆不言子美何時生，卽元稹墓係銘，亦未及此。惟卒時年五十九，則三家一致。

（元稹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旋又棄去，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五十有九。

（舊唐書文苑傳）……永泰二年，陷牛肉餽酒，一夕而卒於耒陽，時年五十有九。
（新唐書本傳）……大曆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潛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舍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

故欲考子定美之生卒年月，當先考定卒之年月，然後逆推而上五十九年，卽可考定其生之年月。按子美卒年，向有三說：

唐書文苑傳，謂在永泰二年，卒於耒陽。其時間空闊，並屬錯誤；按永

泰二

大曆，當作大元年。（七六六）但子美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序中，明言『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却追酬高公此作，』可見大曆五年，（七七〇）子美尙在世也。又舊唐書本傳，亦謂『因客耒陽，游巖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百酒，大醉，一夕卒。』此點宋黃鶴少陵年譜，嘗引證少陵詩，以辨其誣，其說曰：

夏如郴，因至耒陽，訪聶令，經方田驛，阻水旬餘，聶殺酒肉。而史云：令嘗饋牛肉白酒，大醉，一夕卒。嘗考謝聶令詩有云：『禮過宰肥羊，愁當置清醪。』其詩題云興盡本韻；又旦宿留驛近山亭。若果以飢死，豈復能爲是長篇？又復游憩山亭？以詩證之，其誣自可不攻。况元稹作誌，在舊史前，初無此說。按是秋，舟下洞庭，故有暮秋將歸秦罕留別親友詩；又有洞庭湖詩云：『破浪南風正，回檣畏日斜，』言南風畏日，又云回檣，則非四年所作甚明，當是是年，自衡州歸襄陽，經洞庭詩也。元微之誌

云：『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殯岳陽，其後嗣業啓柩，襄祔事於偃師，遂次於荆，拜余爲誌。』呂汲公亦云：『夏還襄漢，卒於岳陽。』魯譜云：『其卒當在衡岳之間，秋冬之交。』但衡在潭之上流，與岳不相鄰；舟行必經潭，然後至岳，當云在潭岳之間。蔡譜以史爲是，以呂爲非，蓋未之考耳。

黃鶴引證少陵本人之詩，以辨新、舊唐書之誤，自屬確鑿有據。卒於耒陽之說，決不可靠。

(2)新唐書本傳，謂子美之卒，在大曆中，其地點仍爲耒陽。此說已能修正舊書永泰二年之誤，惟謂卒於牛肉白酒，仍踵舊書之訛耳。

(3)元稹墓係銘，謂子美『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唐詩記事因之，謂公卒於岳陽。宋人黃鶴，清人仇兆鰲，因推定子美之卒，當在大曆五年（七七〇）秋冬之交，潭（今長沙）岳之間。黃鶴說已見前，茲再引仇說如左，以資

證：

按：五年冬，有遂李衡詩云：「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西康州即同谷縣，公以乾元二年冬寓同谷，至大曆五年之秋，爲十二秋。又有風疾舟中詩云：「十月岷山葛，三霜楚戶砧，」公以大曆三年春適湖南，至大曆五年之秋，爲三霜。以二詩證之，安得云是年之夏，卒於耒陽乎？舊譜當屬可信；而錢（謙益）朱（鶴齡）兩譜，偏信新舊，遂以牛肉白酒，斷送一生，豈不輕枉前賢？夫不信親著之詩章，而信後人之記載；不信子孫之行述，而信史氏之傳聞。其亦昧於權衡審擇矣。

又仇注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詩題解云：

此當是大曆五年冬作。按：本傳及年譜，但云公卒於耒陽，而不載其時月。今以是詩考之，蓋卒於五年之冬矣。觀此詩歲陰冬炎語可見。（註一）詩譜謂公卒於夏，誠却少陵半年之壽，爲可恨也。

以上三說，自以第三說較為可信，蓋其根據少陵親著詩章，及子孫行述，自較後人記載及史氏傳聞爲確鑿也。

註一 詩有句云：「故園悲望，羣雲慘蔚陰；水鄉蠶白屋，楓岸疊青岑；

鬱鬱冬炎瘴，濛濛雨滑淫。……」

按新舊唐書卒於耒陽之說，出於劉斧擬遺（註一）明皇雜錄（註二）小說家之言，年代乖誤，（玄宗崩云少陵逝世十載，今乃云少陵卒於玄宗前，大誤。）不可深信。獨錢謙益氏欲調和新舊唐書及元稹墓誌，以爲少陵卒於耒陽，殯於岳陽；又謂明皇雜錄，亦與史合，遂盡抹諸家辯證之說，其實非也。按耒岳兩地，相去懸絕，更中隔洞庭，卒此殯彼，理難可信，徒作臆斷之見，適足證其無主張耳。

註一 劉斧擬遺曰：「子美由蜀往耒陽，以詩酒自適。一日過江上湖中，飲醉，不能復歸，宿酒家。是夕，江水暴漲，子美爲驚濤漂泛，其尸不知落於何處。玄宗還南內，思子美，詔求之，詎令乃積空土於江上曰

子美爲白酒牛炙，脹飲而死，葬於此矣。以此聞玄宗。……

註二 明皇雜錄曰：杜甫客耒陽，避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令嘗饋牛炙白酒，後漂寓湘潭間，羈旅憔悴於衡州耒陽縣，頗爲令長所厭。甫投詩於宰，宰遂致牛炙白酒以遺甫，甫飲過多，一夕而卒。集中猶有贈聶耒陽詩也。

今既考定子美卒年，爲代宗大曆五年（七七〇）秋冬之交，地點爲長沙岳陽之間。則自大曆五年上推五十九年，爲睿宗先天元年，（七一二）當爲子美誕生之年。

（呂大防詩譜）墓誌本傳，皆言公年五十九歲，卒於大曆五年庚戌，則當生於是年。

（蔡興宗、魯訢、黃鶴諸譜）同上說。

試以子美一生事蹟證之，與以上推定之生卒年月，若合符節，有數事焉：

(1) 子美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云：『開元五載，余尚童穉，記於偃城觀公孫氏舞劍器』云云，按玄宗開元五年（七一七）子美年六歲，正當童穉，方學記事。與生年暗合。

(2) 子美獻三大禮賦，新唐書本傳，謂在天寶十三載；以舊唐書玄宗紀證之：『十載正月乙酉朔，壬辰，朝獻太清宮；癸巳，朝享太廟；甲午，有事於南郊，』與三大禮賦所言甲子正合，當爲天寶十載而非十三載，蓋考玄宗紀，十三載僅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未嘗有事於南郊也。進三大禮賦表云：『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按天寶十年（七五二）子美年四十歲，與此正合。

(3)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又云：『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州別駕元持宅，見臨穎李十二娘舞劍器，壯其蔚跂，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娘弟子也。開元五載，余尚童穉，記於偃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洎難頓挫，

獨出冠時。」按開元五載，（七一七）子美年六歲；大曆二年，（七六七）子美年五十六歲，詩云：「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其間相去適五十年，亦與生卒年月相合。

生卒年月既明，請於下節中，再略述子美幼年游學之情況。

第二節 幼年游學情況

子美家世，本出襄陽，自曾祖依藝，爲鞏縣令，始徙河南。考其居處，蓋常在偃城，（今河南偃師縣，在鞏、洛之間。）而首陽山下，實爲其祖宗墳墓根本之地。

（祭遠祖當陽君文）：「小子築室首陽之下，不敢忘本，不敢違仁。庶刻豐石，樹此大道，臨次昭穆，載竭顯號。」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開元五載，余尙童穉，記於偃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云云。」

（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維天寶三載，五月五日，故修文館學士著作郎京兆杜府君諱某（即審言）之繼室，范陽縣太君盧氏，卒於陳留郡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九。嗚呼，以其歲八月旬有一日發引，歸葬於河南之偃師；以是月三十日庚申，將入著作之大塋，在縣首陽之東原，我太君用甲之穴，禮也。……

（元稹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誌銘）維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前。嗚呼千載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蓋子美遠祖當陽君嘗葬偃師首陽山下；審言，祖母薛氏，繼祖母盧氏，亦並葬首陽；子美歿後四十年，亦葬首陽山前。故偃師實爲其真正故鄉；童年游釣之所在也。

子美生母崔氏早世，撫養於其姑適河東裴榮期者，愛之勝於己子。及卒，子美爲作墓誌，備述報德之意。

（唐故高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有兄之子曰甫，制服於斯，紀德於斯，刻石於斯。或曰：豈孝重之猶子與？奚孝義之勤若此？甫泣而對曰：非敢當是也，亦爲報也。甫昔臥病於我諸姑，姑之子又病，問女巫：巫曰：遠祖之東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用是存，而姑之子卒。後乃知之於走使。：

子美素賦優異，天才卓越。壯游詩云：

往者十四五 出游翰墨場 斯文崔魏徒 以我似班揚

七齡思卽壯 開口詠鳳凰 九齡寄大字 有作成一囊

而體魄強健，元氣洋溢。百憂集行云：『憶年十五心尙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迴。』語云：健全之精悍，寓於健之軀殼，子美有焉。

子美年方弱冠，卽游吳越，（註一）按達三大禮賦表云：『浪遊於澤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則其游吳、越，乃在開元十九年。（七三一）嘗游金陵！登

瓦官，下姑蘇，渡浙江，齎刻漆。飽覽南朝文物，久之方歸。

註一 朱鶴齡云：公哭韋之晉詩：『悽愴郇瑕邑，差池弱冠年；』又酬寇侍

御詩：『往別郇瑕地，於今四十年。』郇瑕，晉地也。公弱冠之時，

嘗遊晉地，嘗是遊晉後，方爲吳越之遊也。此說待考。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觀省甫昔時嘗客游此縣於許生處乞瓦官寺維摩圖樣志

諸篇末）看畫曾飢渴 追蹤恨淼茫 虎頭金粟影 神妙獨難忘

（壯游） 東下姑蘇臺 已具浮海航 到今有遺恨 不得窮扶桑

王謝風流遠 園閭邱墓荒 劍池石壁仄 長洲菱荷香 嵯峨閭門北

清廟映迴塘 每趨吳太伯 撫事淚浪浪 蒸魚聞七首 除道咽要章

枕戈憶勾踐 渡浙想秦皇 越女天下白 鑑湖五月涼 剡溪蘊秀異

欲罷不能忘

按南北朝對峙，文物中心，久在江左，文學無論矣，以藝術而言，如顧愷之之畫，

(註一) 瓦官閣之建，皆驚心動魄，千古傳名者。至如詩人，若鮑照、庾信、陰鏗、何遜，爲少陵之所心折者，並在南朝。故少陵吳越之游，於其文藝之修養，藝術鑑識，關係至大。比之以德國詩人哥德意大利之行，不爲過也。

註一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云：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多

才氣，尤工丹青，傳寫形像，莫不妙絕。曾於瓦棺寺畫維摩詰，畫訖，光耀月餘。

第四節 中年之壯游

玄宗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子美自吳越歸關中，赴京並貢舉，不第，是爲子美仕途失意之始。

(舊唐書文苑傳)甫天寶初，應進士不第。(按天寶初一誤，當作開元末。)

(新唐書本傳)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

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

（朱鶴齡年譜）唐初考功郎掌貢舉；至開元二十四年，考功郎李昂，爲舉人詆訶。帝以員外郎望輕，徙禮部，以侍郎主之。則公下考功第，當在二十三年，蓋唐制年年貢士也。

（壯游）歸帆拂天姥 中歲貢舊鄉……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

子美既下第，遂東游齊趙，先至兗州，是時子美父爲兗州司馬，故有『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登兗州城樓）之句；又有望嶽詩，傳誦千古。又至任城，（與任城許主簿游南池詩）並游瑕丘。（劉九法曹瑛丘石門宴集詩）按子美此次東游，是否至齊，殊成疑問。因舊集編次之詩，此後並無齊趙之作。蓋先回輩。洛，留東都二年，然後方有梁、宋、齊、趙之游。壯游詩中謂『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放蕩齊趙間 裘馬頗清狂，』蓋詩中氣事簡括之辭耳。

開元二十九年（七四一）子美鑒室首陽之下，有祭遠祖當陽君文，其過宋員外

之間舊莊一詩，以之間舊館在首陽證之，亦當作於此時。天寶元年，（七四二）子美在陳留郡私第，有假山詩。又至東京，爲姑萬年縣君制服，並作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天寶三年，（七四四）子美繼祖母范陽太君盧氏卒於陳留郡私第，八月十一日發引，歸葬於河南之偃師，公有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蓋代父作也。天寶四年（七四五）又作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則客東都時作也。

當天寶三四年間，子美在東都，始識李白，相從賦詩，而有樂宋之游。關於此點，願宸考之頗詳，茲錄如左：

公與白相從賦詩，始於天寶三、四載間，前此未聞相善也。白生於武后聖曆二年（六九九），公生於睿宗先天元年：（七一二）白長公十三歲。公於開元十九年游剡溪，而白則與吳筠同隱剡溪，則在天寶三年，相去十三載，斷未相值也。後公下第游齊、趙，在開元二十三年，考白譜，時又不
在齊趙。及白因賀知章薦，召入金鑾，則在天寶三載正月，時公在東都（

按實在假歸。韓范陽太君，未嘗歸自於長安也。只載八月，自後放，客游梁宋，始見公於東都，遂相從如兄弟耳。觀公後寄白二十韻有云：「乞歸經詔許，遇我宿心親；是知乞歸後始遇也。」

故贈李白詩云：「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極巧，野人對腥膻，蔬食常不飽，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大藥資，山林跡未掃。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瑤草。」蓋初識李白，同有山林之意也。時高適蓋亦在東都，子美嘗從二子，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

（新唐書本傳）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

（壯游） 春歌臺上 冬獵青丘旁 呼鷹皂隄林 逐獸雲雪岡
射飛曾縱鞚 引臂落驚鴻：

（遺懷） 憶與高李輩 騎交入酒壚 兩公壯燕恩 得我色敷腴

氣酣登吹臺 懷古視平蕪 芒錫雲一去 雁落空看呼……

（昔游） 昔者與高李 晚登單父臺 寒燕際碣石 萬里風雲來

桑柘葉如雨 飛藿去徘徊 清霜大澤東 禽獸有餘哀……

蓋子美與高李之游，才士相逢，青眼高歌，最爲得意，故晚年詩中，屢憶及之，一則曰『春歌叢臺上，』（本六國時趙王故臺，在邯鄲城中。）二則曰『氣酣登吹臺，』（楊慎曰：吹臺，卽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班史得平臺，唐稱吹臺。）三則曰『晚登單父臺』（單父屬宋州，按寰宇記：子賤琴臺，在縣北一里，高三丈。）然則游驂所及，已遍梁、宋、趙矣。又嘗與李白同尋范十隱居。（有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詩）其相別蓋在天寶四年（七四五）之秋。子美贈李白詩，有句云：『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而白亦有魯郡東石門送杜甫及沙丘城下寄杜甫詩，一則云：『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二則云：『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

，浩蕩寄南征，」皆言秋也。自是以後，白南游江左，而子美則北游歷下，後經天寶末年之亂，會晤實稀矣。

子美去魯郡後，更北作齊州之游，訪北海太守李邕，游歷下亭。（有陪李北海宴歷下亭，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詩）其「海內此亭古，濟南名士多」二句，傳誦千古。又如臨邑，（時子美弟竒領此邑）游鰲山湖亭。（有暫如臨邑至鰲山湖亭奉懷李員外率爾成興詩）子美齊趙之游，至此當告一段落，是游詩云：「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按子美下考功第，在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東游梁、宋、齊、趙，凡八九年，則西歸長安，當在天寶四五載（七四五——七四六）間也。

天寶六載，（七四七）詔天下有一藝者詣轂下，子美應詔，李林甫命尚書省皆下之，遂賀野無遺賢。故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云：

主上頃見弘，歎然欲求仲
青冥却垂翅，蹭蹬無縱鱗

甚愧丈人厚，其知丈人真。每於百僚上，猥誦佳句新。

竊效賁、喜、難、甘、原、憲、貧，焉能心快快。祗是走踈踈。

今欲東入海，卽將西去秦。尙憐終南山，回首滑渭濱。

常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

此篇直抒隱衷，如寫尺牘，而縱橫轉折，感憤悲壯之氣，溢於行間，然英鋒俊彩，未嘗少挫。是爲子美仕途第二次之失意，天寶八載，（七四九）公遂赴東都矣。（是年冬，有冬日洛陽北謁玄元皇帝廟詩，中有句云：「五聖聯龍衮。」按唐書加五帝大聖字，在八載閏六月，可證是年冬公又在東都。）

天寶十載（七五一）公年四十，在長安進三大禮賦，其表中有云：

臣甫嘗，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與麋鹿同羣而處，浪跡於墜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矣。豈九州牧伯，不歲貢豪傑於外？豈陛下明詔，不仄庶思賢於中哉？臣之愚頑，靜無所取，以此知分，沉埋盛時，不

敢效述，不敢激許，默以漁樵之樂，自遣而已。頃者，賣藥都市，寄食友朋，竊慕堯翁墾壤之謳，適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於篇章，漱吮甘液，游泳和氣，聲韻寢廣，卷軸斯存，抑亦古詩之流，希乎述者之意。然詞理野實，終不足以拂天聽之崇高，配史籍以永久，恐後先狗馬，遺恨九原。臣謹稽首，投延恩區，獻納上表，進明主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有事於南郊，修三賦以聞。

三賦辭氣壯偉，直追兩漢，玄宗奇之，命待制修賢院，是年，作秋述，有云：『我藥物也，四十無位，』知爲當年作也。

天寶十一載（七五二）子美在長安，召試文章，送絳有司，參列選序。其樂游園歌，當作於此時。是時玄宗方務邊功，天寶八年，哥舒翰攻拔吐蕃石堡城，十年，鮮于仲通討南詔敗績，子美反對開邊圖武，其兵車行，前出塞，黃昏作於是時。次年（七五三）仍留長安，有贈修賢院選序二學士詩。

天寶十三載，（七五四）子美進封西岳賦，是年二月，右相兼文部尚書楊國忠守司空，卽封西岳賦表所謂『授陛下元軻，克生司空』者也，故知進表當在是年。其表云：

臣甫言：臣本杜陵諸生，年過四十，經術淺陋，進無補於明時，退嘗困於衣食，蓋長安一匹夫耳。頃歲，國家有事於郊廟，幸得奏賦，待罪於集賢，委學官試文章，再降恩澤，仍猥以臣名實相副，送歸有司，參列選席。然臣之本分，甘棄置永休，望不及此；豈意頭白之後，竟以無篇隻字，遂曾聞徹宸極，一動人主，是臣無負於少小多病，貧窮好學者已。在臣光榮，雖死萬足，至於仕進，非敢望也。日夜憂迫，復未知何以上答聖恩，明臣子之效。况臣常有肺氣之疾，恐忽復先草露，塗糞土，而所懷冥冥，孤負皇恩，敢搥竭憤懣，領畧不則，作封西岳賦一首以勸，所覲明主覽而留意焉。……

蓋子美四十無位，心常鬱悵，進三大禮賦後，仍不獲用，故又進封西岳賦，望朝廷錄用。無奈玄宗無意封禪，遂再進鵬賦，冀熱中之思，更溢發言表矣。其表曰：

臣甫言：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勳，不復照耀於明時。自先君恕預以降，率儒守官，未墜素業矣。亡晚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言，修文於中宗之朝，高視於藏書之府，故天下學士，到於今而師之。臣幸賴先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甚衆矣，惟臣衣不蓋體，嘗寄食於人，奔走不暇，祇恐轉死溝壑，安敢望仕進乎？伏惟明主哀憐之。倘使執先祖之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能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楊雄枚臯之徒，庶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伏惟陛下哀憐之，無令役役，便至於衰老也。……

然玄宗雖風雅，而左右多流俗，既不能容李白於先，又安能用子美於後。於是子美

終於沉淪，其曲江三章云：

曲江蕭條秋氣高，菱荷枯折隨風搖。漂子空嗟露二毛。

白石素沙亦相薦，哀鴻獨叫求其曹。

卽寧非今亦非古，昆歌激越指林薮。比屋豪華固難數。

吾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

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

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

首章，自傷不遇，其情悲；次章，放歌自遣，其語曠；三章，志在歸隱，其辭激。

然子美固未嘗領史忘朝廷也。辭時獻云：

杜陵野客更嗤嗤，被褐短衣發短絲。日糴太倉五升米。

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

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清夜沉沉動春酌。

燈窗細雨簷花落 但覺高歌有鬼神 焉知餓死填溝壑

欄如逸才親澹然 子雲識字終投閣 先生早賦歸去來

石田茅屋荒蒼苔 儒術於世何有哉 孔丘盜跖俱塵埃

不煩聞此意慘愴 生前相遇且銜盃

亦潦倒不遇，所發不平之鳴。蓋當時楊氏擅權，炙手可熱，讀子美詩人行及就國夫
人篇，可見其氣餒，而才士沉愁，賢者退隱，此子美之所以不平之鳴也。

是年，子美嘗與岑參兄弟，游鄂縣漢陵，有城西陵泛舟，漢陵行、漢陵西南臺
、與鄂縣源大少府宴談等詩。又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一則云：「朝儀恨
得濃，客思題林壑，橫酒醉下杜，飄飄凌酒風。」言去長安而遊奉先縣；二則云：
「諸生舊短褐，旅記一浮萍，荒歲兒女瘦，暮途涕泗零。」言荒年穀貴，客况淒涼
；三則云：「主人念老馬，塵暑秋螢，沈寓理豈愜，窮愁醉不醒。」言長安居不
易，故沈寓奉先也。按天寶十三載，關中大饑，物價暴貴，人多乏食，是詩蓋作

於此時；且可見子美家奉先縣。實自天寶十二載始矣。

天寶十四載（七五五）子美授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胥曹參軍。是年十一月，往奉先縣探家室，有歌懷五百字，未幾而安史之亂作矣。

第五節 天寶亂後之流離生涯

四山多風溪水急 寒雨颼颼枯樹濕 黃蒿古城雲不開

白狐跳梁黃狐立 我生何爲在窮谷 中夜起坐萬感集

嗚呼五歌兮歌正長 魂招不來歸故鄉——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玄宗天寶十四年（七五五）冬十一月，安祿山反，時玄宗幸華清宮，初猶不之信，諸道告急，乃遣封常清禦之。敗績，東京遂陷。以哥舒翰爲副元帥守潼關。次年六月，賊破潼關，玄宗奔蜀，衛兵殺哥妃及楊國忠；太子卽位靈武，尊玄宗爲上皇，進駐彭原鳳翔。冬十月房琯自請討賊，敗於陳濤斜。肅宗至德二年，（七五九）房琯罷相，安祿山爲其子慶緒所殺，廣平王叔子錢借同鶴兵收復二京，肅宗

入西京，上盡還宮闈。此天寶亂事之始末也。然自是以後，唐室不振，北有思明之亂，西有吐蕃之患，內有諸鎮之禍，干戈擾攘，無年無之。於是國步艱難，至尊蒙塵，少陵於顛沛流離之餘，忠君憂國之思，躍然於其詩之字裏行間，此爲此時期之特色也。

當安祿山作亂之初，少陵正自京赴奉先（今陝西蒲城縣）有詠懷五百字，內有云：

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其饑渴。
入門聞號咷，幼子饑已卒。吾甯捨一哀，皇天亦嗚咽。
所愧爲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禾登，貧甕有倉卒。

蓋天寶十三載，閏中大饑，長安居不易，故少陵寄家於奉先縣也。安祿山陷東京，少陵挈家北走，依舅氏崔十九於白水，（有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元和郡國志：同州白水縣，漢彭衙驛地。）』

月照白水山。在遠外望，逢人多厚顏，……（彭衍行）正此時情景也。時寇勢方熾，白水山亦為人所居，其險固甚，雖至小鄭州，途遇大水，亦賞其險。（月三川觀水漲二小瀨）少陵安頓家室，以天寶十五載（即至德元年）八月，自歸別處彭州，其險固甚，雖至小鄭州，途遇大水，亦賞其險。

少陵在戎中凡歷八月，機機不測，世事日非，沉鬱悲憤，結寸腸，其第一流佳作，亦在此時產生。（四月夜）哀王孫，哀國，悲陳陶，悲貴州等）而春望一首，尤為顯目。

國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 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 家書抵萬金 白頭搔更短 渾是不勝簪

至德二年夏，少陵自京兆光門出，間道竄歸鳳翔。（註一）（有自京竄望鳳翔喜逢行在所）朝廷懸其生還，拜左拾遺。（有述遺詩）時少陵久未得家書，存亡莫卜，雖得歸去，未忍磨齒。適歸路以客寓庭前，罷宰相，少陵寓居，其布衣安，其

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肅宗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鎰與大夫韋陟執之，得解。少陵有奉謝口敕於三司推問狀。云云。

註一 舊唐書文苑傳謂：「寶十五載，肅宗徵兵陳武，甫自京師官道赴河內，謁肅宗于彭原郡，有拾遺。房琯布衣時，甫善。時琯爲宰相，請自帥師討賊，帝許之。武至十月，琯兵敗，敗甚斜。肅宗怒，貶甫爲華州司馬。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甫爲刺史。出甫爲華州司馬參軍。」按此段記載，重大錯誤有二：

(一) 少陵奔赴河內，係在至德二年夏，而非在天寶十五載。按懷詩云：「去年潼關戰，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潼關戰在天寶十五載（即至德元年）六月，則少陵赴行在當在至德二年夏也。又少陵詩應云：「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問道歸鳳翔」云云，更可作證。

(一)少陵奔赴之行在，係鳳翔而非彭原郡，蓋舊唐書：「至德二載，肅宗自彭原幸鳳翔，時扶風爲鳳翔郡。」卽在少陵詩中，亦屢言鳳翔而不入彭原。(二)少陵上疏救房琯，在至德二載五月，(三)奉謝口勅放三司推圖狀，作於六月一日(可證)考謂「明年春琯罷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罷免，」則少陵奔赴行在，在至德二年夏，此時尙未至鳳翔也。

竊見房琯，以宰相子，少自樹立，號爲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必位至丞相，康濟元元。陛下果愛以樞密，衆望甚允。觀琯之深念主憂，義形於色；魂盡一保赤，其素所蓄積者已。而琯性失於簡，嗜嗜鼓琴，董庭蘭等之舉工，游於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爲非，琯之愛惜人情，一至於玷汙。臣不自度量，獻其謏名未垂，而遽有桎梏；觀望陛下棄小錄大，所以謂死稱忠。何恩慮未竟，聞於再三。陛下貸以仁慈，憐其遷到，不責狂

猶之過，復解網羅之急。是古之深容直臣，勸勉來者之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豈小臣獨蒙驅就死，待罪而已！……

少陵雖得免罪，然自此肅宗不甚省錄。按房琯家蓋庭園以致變驛事，論者人人不同。大抵就藝術家之立場言，皆以爲房琯無過，而就政治之觀點論，則房琯不能免罪。錢謙益曰：

衆長文琴史云：意庭園，隴西人，唐見謂其爲房琯所昵，數通賂賄，爲有司劾治，而房公由此罷去。杜子美亦云：「庭園游瑄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焉非，瑄之愛惜人情，一至於玷汙。」而薛易簡稱庭園，不事王侯，散髮林壑者六十載；魏古心遠，意園體和，無號噴聲，可感鬼神。天寶中，給事中房琯，好古尚子孫，庭園聞義而來，不遠千里。子因此說，亦可以觀房公之過而知其仁矣。當房公爲給事中時，庭園已出其門，後爲相，豈能遽絕識？又賄謝之事，吾疑贈賄者爲之，而庭園朽老，豈能辯釋，

遂被惡名耳。房公處廣漢，座間謂之：公無惡色。唐人有詩云：七條弦上五音聲，一撥聲中五子心。唐高祖元冬未崩，始移居於廣漢園。按易簡以琴待詔翰林，在天寶中，子美時人也。其言必信。伯原季史，千載而下，爲庭園雪此惡名，白其厚誣，不獨正唐史之謬，兼可以補子美之闕矣。此蘇軾家之立論，以爲房瑄無過者也。然房瑄之獲罪，實伏因於原憲糾之敗。按當時乘輿未定，大兵未集，倉卒舉事，原非勝算。至德二年冬，肅宗曰：大業已集，庸調已至，當募兵歸，搗其腹心。李泌尙以南京未可取，當先取范陽。瑄於此時，遂欲恢復南京，亦志太虛疏矣。至通鑑所謂瑄爲宰相，不顧君父之憂，崇尚游談，或謂其客竄庭園，因而罷免，是皆戰敗獲罪之餘波。張無盡孤憤吟云：

房瑄未報日 所談皆華變 一朝陳陶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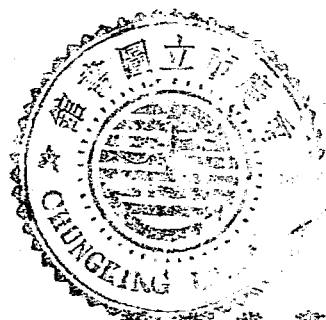
覆沒丁高師 中原已傾潰 老杜尙嗟咨

蓋爲瑄罷相時，少陵上疏力救而發也。（註一）此政治上之立場，以爲房瑄不能免罪

遷侍歸東邑 移官豈至尊 無才日衰老 駐馬望千門

是年，少陵與房琯嚴武俱貶，坐貶黨也。此少陵事君交友生平出處之大節，曰「移官豈至尊」，「不敢辭榮於君也」，當時譏毀，不言自見；又以無才自解，更見深厚。然自此漂泊沉淪，窮途而死，亦命也夫！

少陵在華州自夏徂秋，實至盛田。（有九自藍田崔氏莊及崔氏東山草堂詩）冬末以事之東都。（有冬夜以事之東都湖城東過孟雲卿復歸劉賓客府宴飲微因爲醉歌）途次園經，亦有詩歌。（聞鄒姜七少府說繪戲贈長隱及戲贈園鄰姜少府短歌）乾元二年，（七五九）史應明僞稱燕王，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郭子儀斷海陽橋，退保東京。時少陵適在東都，將回華州，因有新安吏、潼關吏、王承造、新婦別、垂老別、無家別之作，並紀當時鄉師之敗，朝廷調兵緊急，離鄉之慘，成、嚴以加也。時少陵新安吏之詩，並有反戰戰爭，如一我軍取相州，日少功未平，豈意賊亦料，歸軍星散營，；我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遂行勿泣血，僕射顧父兄。一關於



魚兒兩隻白來來

酒邊聊借不用語

玉腕輕曾請小徑

幾回青札在蒼天

應許清江帶白頭

故園猶得見殘春

輕衫輕袖與風輕

錦瑟猶有主人情

休道年來無俗客

不教鶯鶯過此鄉

可憐未幾便成空

芳魂猶在舊時中

竹葉沙汀滿花陰

綠樹西樓咫尺遙

過客輕須愁已入

居人不肯解東窗

舊時夢裏對蛛網

野店山橋送馬歸

昔時荒庭綠苔色

先拚一飲醉如泥

昔時沙尾綠蘼欄

也從江雁寄風塵

新松恨不兩千尺

惡竹應須斬萬竿

第一學 杜甫江上亭子詩

生理。還黃閣老。衰顏欲付紫金丹。

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幾在還思歸。

昔者爲憂亂。入。今來已。鄰人非。

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

共說總戎雲鳥陣。不妨游子芰荷衣。

——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少陵以乾元二年（七五九）十二月一日，發自同谷，（今甘肅成縣）沿西漢水源，渡鐵道，逕劍閣，以抵成都。以行程之遙遠及當時交通之艱難而論，少陵到達成都，是否至乾元二年除夕以前，殊屬疑問。少陵寄題草堂詩云：「經始上元始，斷手寶應年。」則草堂之建，蓋在上元元年，（七六〇）可斷言也。胡宗愈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詩碑序云：先生至成都之年月不可考，其後有寄題草堂詩云：「經營上

元始，斷手青巖年。然則先生之來成都，殆上元之初乎。

少陵初抵成都，寄居浣花溪寺，自高適爲彭州刺史，裴冕爲成都尹，愛劍南西川節度使，嚴武爲巴州刺史，皆少陵故人，頗不落寞。後卜居浣花溪西，建草堂，（有卜居詩）按成都草堂爲少陵千古宅，其地斷不可不考。少陵本傳云：

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

卜居詩云：

浣花流水本西園 主人爲卜移塘廬

狂夫詩云：

萬里橋西一草堂 百花潭水即滄浪

堂成詩云：

背郭堂成蔭白茅 綠江路熟俯青郊

西郊詩云：

時出碧雞坊 西郊向草堂

懷錦水居止詩云：

萬里橋南宅 百花潭北莊

然則草堂，背成都郭，在面郊碧雞坊外，萬里橋南，百花潭北，浣花水西；歷歷可考。陸放翁云：少陵有二草堂，一在萬里橋南，一在浣花。皆見於詩中。按放翁在蜀久，不應有誤；然融會而貫通之，少陵在成都，實無二草堂也。卽以今日遺蹟而論，成都亦只一草堂。在面郊外浣花溪西，安見其有二草堂哉！

當時少陵居草堂，實居正心，當從蕭八明府實處覓松，韋二明府續處覓竹，何十一少府已覓蠟木，韋少府莊覓松樹子，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盤，並詣徐卿覓果栽。故陶開農曰：予年初居成都草堂，有裴嚴二中丞爲僕君爲之主，有徐卿蕭何韋三明府爲之園，有王陵李王十五司馬爲之管修。大官遺騎，親湖吳力，客居正復不寂寥也。

草堂風景清幽，從少陵詩中，可見其大致。堂成詩云：『橙林碍日吟風葉，龍竹和烟滴露梢，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寫林竹之佳，禽鳥之適也。狂夫詩云：『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裊紅蕖冉冉香，』寫風雨暝暝之景也。江村詩云：『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晚幽，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野老詩云：『野老饒邊江岸迥，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釣登潭下，估客船隨返照來，』客至詩云：『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来，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寫邨景之幽也。至若草堂之內，則藥圃水檻，點綴荒庭，松楸掩映，扶疏拂簷，（少陵有四松高槐水檻等詩）而北望南鄰，亦自不俗。（少陵有北鄰南鄰過南鄰朱山人水亭等詩，稱朱山人爲錦里先生，又稱爲多道氣而數追隨，則山人亦非常流矣。）草堂爲少陵千古之宅，豈偶然哉！

雖然，少陵在蜀，生事艱難，常依故人，勉度時日。故一則曰：『故人供祿米，』（酬高使君相贈）二則曰：『厚祿故人書斷絕，恆飢稚子色淒涼，』（狂夫）

三則曰：「但有故人供祿米，微軀此外更何求。」（江都）國則曰：「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飢寒，爲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絕）蓋少陵初至成都，來依裴冕。上元元年三月，以李若幽爲成都尹，時少陵方卜居草堂，而裴亦將去矣。裴冕旣去，不得不轉求高適。時適已由彭州改刺蜀州，故少陵嘗至蜀州，（按蜀州今廢，在灌縣南四十里，去成都纔百里。）並游青城新津。（有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題新津北橋樓，游修覺寺，後游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註一）至寶曆元年，（七六二）嚴武自東川除西川，遷令兩川都節制，往還草堂。相與唱和，少陵生計，始又有所托。

註一 唐書：青城，乃蜀州之屬邑。元和郡國志：青城縣，垂拱二年，改爲蜀州；開元十八年，仍爲青城。則青城與蜀州，乃一地而兩名也。杜詩既有青城，復有寄高蜀州詩，當如唐書之說。

寶應元年六月，嚴武被召還朝，西川節度高適代之，東川節度加驛，以章彝爲

留後。少陵送武至綿州。有幸送嚴公入朝十韻，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及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其奉送嚴公入朝詩云：

鼎湖瞻望遠 象闕憲章新 四海猶多難 中原憶舊臣

此言肅宗宴駕，代宗卽位，史朝義未平，而朝廷憶嚴武也。末謂：

此身那老蜀 不死會歸秦 公若登台輔 臨危莫愛身

少陵之常思歸秦，於此可見；而最後二語。法言忠告，令人肅然。嚴武既入朝，劍南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反，欲西取邛南，以連聲勢，北斷劍閣，以絕援師；然賊徒爭長，羌兵不附，其部將李忠厚因而殺之，縱兵殺掠，成都大亂。少陵遂自綿至梓州，（註一）懷章彝及李使君。（先是少陵有送梓州李使君之任詩）時少陵獨客東川，而家在成都，故悲秋詩云：

註一 唐書：梓州梓潼郡，屬劍南道。乾元後，蜀分東西川，梓州恆爲東川

節度使治所。

涼風動萬里，羣盜尙縱橫。家遠傳書日，秋來爲客情。
愁窺高鳥過，老逐衆人行。始欲投三峽，何由見兩京。
可見此時少陵已動出峽之志。客夜詩云：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
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憂數紙，應悉未歸情。
而秋盡一首，尤淋漓盡致：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却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杯。
雪嶺獨看西日落，劍門猶阻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爲客，懷抱何時得好開。
少陵迎妻子至梓，不見於詩，未可遽斷何時，鶴注客夜詩，謂寶應元年秋晚，方迎
家至梓，不知何所根據。是年十一月，少陵至射洪縣，（有野望，冬到金華山觀因
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蹟，陳拾遺故宅）展拜陳子昂故居：「有才識騷雅，貧賤不比
肩，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可見少陵之推重子昂，言其上追騷雅，下躡揚馬

六朝皆不足道矣。少陵在黔溪不久，又南之通泉，游通泉山。（註一）（有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通泉縣署壁後薛少保畫鶴，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等詩）是年冬，仍歸梓州。

註一 寰宇記云：通泉山，在縣西北二十里，窺臨涪江，絕壁二十餘丈，水從山頂湧出，下注涪江。

寶應元年冬十月，僕固懷恩等屢破史朝義兵，遂克東京，其將薛嵩以相衛等州降；張志忠以恆趙等州降；廣德元年（七六三）春正月，朝義自縊，其將田承嗣以冀州降；李懷仙以幽州降，擾攘多年安史之亂，至是略平。少陵漂泊劍南，固無日或忘君國，得此消息，驚喜欲涕。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詩云：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杜詩臨半言愁，其言喜者，惟寄弟數首，及此作而已。此詩句句有喜躍意，而一

氣在筆端游龍，其能以真情達之紙墨，千載之下讀之，猶爲之感動也。然南
京雖復，外患尙嚴，而當此擁兵，寇盜橫行，少陵憂國念君，故有有感五首。是年
春夏，客居梓州，仇兆鰲註杜詩，謂廣德元年少陵嘗至鹽亭，僅依鶴注，別無根據。
惟少陵是年嘗至漢州，（今廣漢縣）往謁房琯，（有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
湖，得房公池鵝詩）則確有所據。（註一）是年秋，有九日詩，有「去年登高鄴縣
北，今日重在這江濱，」則客梓州已一年矣。

註一 二詩俱言房公赴召（『舊相恩追後，春池賞不稀，闕庭分未到，舟楫
有光輝；』）『鳳凰池上應回首，爲報龍墀王右軍』）按唐書召琯在寶
應二年之夏，是即廣德元年也。

廣德元年（七六三）秋九月，少陵由梓州入閬州。（有閬州牽送二十四舅使自
京赴任青瑣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閬州東樓筵奉送一舅往青城等詩。）
時吐蕃寇臨邛，漸逼京師，高適爲西川節度使，練兵於蜀，制吐蕃之後，而師出無

功，失松蘿等州。故少陵有警急、王命、征夫、西山、還憂等作，以寄憂思。是年冬暮，少陵因「女病妻憂」，「過歸梓州，時別家已三月矣。」（見發閬中詩）是歲召補京兆功曹不赴。（見寄別馬巴州詩）

廣德二年（七六四）春，少陵攜家由梓州至閬州，擬由三峽，東下荆楚。（有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詩）在閬州有閬山閬水之歌，傳誦千古。時吐蕃入寇陷京師及鄆子儀收復兩京消息，始傳至蜀，故少陵有收京及傷春五首，以發其感憤之意。時公仍有下諫之念，以北歸中原，故有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詩，「路經滄海雙蓬壺，天入滄浪一釣舟」，一時已決心去蜀矣。

是年正月，嚴武以資門侍郎拜成都尹，充劍南節度使，（時合東西川爲一道）少陵本欲辭已下荆，聞嚴公將至，遂不果行。是年春，遂自閬州挈家回成都，（有自閬州寄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重居草堂，（有春歸、歸來、草堂詩）「入門四松在，步履萬竹疎，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

，裾鄰里喜我歸，沽酒攜胡蘆，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隘郵墟，『其寫久別乍歸，舊居重臨之景，躍然紙上。少陵自寶應元年（七六二）六月去成都，廣德二年（七六四）春幕始歸草堂，前後凡歷三年，故一則曰『賤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吳，弧矢暗江海，難爲游五湖，不忍竟舍此，復來薤露薤，』（草堂詩）二則曰：『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四松詩）此三年中，亦少陵在蜀最漂泊之時期也。

少陵既返成都，入嚴武軍幕，武表爲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往返唱和，頗多佳作。（奉和嚴鄭公軍城早秋、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嚴鄭公塔下新松，嚴鄭公宅同詠竹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涪江畫閣十韻等詩）此時期傑作，更有登樓、憶昔、宿府等詩，皆傳誦千古。其宿府詩中，有『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之句，可見不得志之情。蓋少陵生性澹泊，心樂田園，『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館院內諸公遂於永泰元年（七六五）春，過歸草堂，除草營屋，（有除草及營屋）又理其舊日瀟灑生涯矣。

永泰元年（七六五）四月，嚴武卒於成都，少陵失所依恃，遂不得不去蜀矣。（有去蜀詩）至於少陵與嚴武之交友，可謂全始全終，新唐書杜甫傳，言嚴武欲殺少陵，流俗傳聞，未足爲徵。觀於其哭嚴僕射歸棹詩云：

素幘隨流水 歸舟返舊京 老親如宿昔 部曲異平生

風送蛟龍匣 天長驪騎營 一哀三峽暮 遺後見君情

其三四兩句，極其悽愴；而八哀詩中，更有贈左僕射鄧國公嚴公武一首，一則曰：

諸葛蜀人愛 文翁儒化成 公來雪山重 公去雪山輕

記室得何遜 輜鈴延子荆 四郊失壁壘 庑館開蓬迎

堂上指圖畫 軍中吹玉笙 豈無歲都酒 憂國只細傾

言功總在人，身係安危。二則曰：

炯炯一心在 沉沉二豎嬰 顏回竟短折 賈誼徒忠貞 飛旆出江漢
孤舟轉荆衡 虛橫馬融笛 悵望龍驤塋 空餘老賓客 身上愧綬纓
言知音已亡 孤墳遠隔，而末後二句，尤見其思舊之情。又諸將詩云：

錦江春色逐人來 巫峽清秋萬壑哀 正憶往時嚴僕射 共迎中使望鄉臺
主恩前後三持節 軍令分明幾舉杯 西蜀地形天下險 安危須仗出羣材
言嚴武將略，而歎繼起無人也。通觀少陵對於嚴武，感歎知己，而忠厚溢然。然則
新唐書之譏，雲漢友誼之謗，其可以已乎！

永泰元年五月，少陵遂離蜀南下，由岷江水道，歷嘉戎至渝州。按戎州即今宜賓，常金沙江岷江之會，兩對丹崖。自嘉州（今樂山縣）以下，山皆飛舞生動，映江而出，而幽谷四抱，巖壑縱橫，『丹山碧水』，殊爲絕景。故少陵宴戎州楊使君東樓詩，有『陽絕驚身老，情忘發興奇』之句也。及至渝州，侯嚴六侍御不至，遂先下峽，有詩云：

聞道乘聽暮，沙邊待至今。不知雲雨散，虛費短長吟。

山帶烏鵲關，江連白帝深。船經一柱觀，望眼共登臨。

按少陵在蜀甚久，吟詠遍兩川，其於巴縣，獨此一首耳。是年六月，舟至忠州，（有撥閤，宴忠州使君姪宅，禹廟，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等詩）小住龍興寺，即放船下雲安，（今雲陽縣）居焉。

大元年春（七六六）少陵仍在雲安，有杜鵑子規等詩。時兩川戰亂相尋，商船斷絕，少陵旅次作客，生計艱難。故客居詩云：

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荆門。西南失大將，商旅自星奔。今又降元戎，

已聞動行軒。舟子候利涉，亦憑節制尊。我在路中央，生理不得論。

臥愁病脚瘦，餘步視小園。短畦帶碧草，悵與思王孫。鳳隨其凰去，

猶雀空喧繁。覽物想故國，十年別荒村。日暮歸幾翼，北林空自昏。

蓋少陵在蜀，無日不存故國之思，茲居雲安，實歸計也。是年春暮，即自雲安至夔。

州。初居西關，下臨大江，中宵月夜，景至奇麗。故一則曰『中夜江山靜，危樓望北辰，』（中夜）再則曰『西關百尋餘，中宵步綺疏，』『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中宵）三則曰『江月光於水，高樓思殺人』『玉露薄清影，銀河沒半輪，』（江月）四則曰『孤月當樓滿，寒江動夜扉，委波金不定，照席綺逾依，未缺空山靜，高懸列宿稀，故園松桂發，萬里共清輝。』（月圓）掩卷思之，清光在目。而『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閨夜）直是神來之筆，以上，皆西關作也。

大曆二年（七六七）春，少陵遷居赤甲（有入宅三首及赤甲詩）；三月，始遷瀼西，新賃草屋居焉。（有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又於瀼溪隔岸，置園築舍。（有園、歸、園官送菜、園人遺瓜等詩）

時少陵在瀼西有果園四十畝，而在東屯又置別業，頗有安居之意。是年秋，以瀼西草堂僭居吳郡，（有蒲吳郡司法詩）而已。則遷居東屯，未幾復自東屯歸瀼西。大曆

三年（七六八）正月，遂發喪出峽，而作江漢之游矣。

總計少陵在蜀，前後凡歷九年，（肅宗上元元年至代宗大曆三年）而在夔蜀留三年；（大曆元年至三年）平生所作詩凡千四百三十九篇，而在夔者乃三百六十有一，誠其文藝上之黃金時代也。故其第一流傑作，七律如秋興八首，詠懷古蹟五首，諸將五首，五排如謁先主廟，七古如古柏行，五古如八哀詩，懷念舊游，如昔游壯遊遣懷等詩；寫景狀物，如白帝城最高樓、返照、夜、閣夜、見螢火各首。論詩遣懷，則有解悶十二首，偶題等作，皆文章炳煥，流傳千古，而沉鬱蒼涼，尤其特色。余嘗至夔府，弔瀟湘草堂，想像當年，夔府孤城，秋高氣肅，先生心依北斗，身羈瞿唐，「匡衡抗疏，剡向傳經，」以喻己之心事；「信宿漁人，清秋燕子，」以喻己之漂泊，然古今名句，每從漂泊中來，「艱難詩萬首，夔府至今名，」（王漁洋句）豈偶然哉！

第七節 江漢之流寓

江漢思歸客 乾坤一腐儒

片雲天共遠 永夜月同孤

落日心猶壯 秋風病欲蘇

古來存老馬 不必取長途——江漢

少陵漂泊劍南，自肅宗上元元年（七六〇），至代宗大曆三年，（七六八）已近十年，久客異鄉，常思歸秦。先是大曆二年春，少陵得其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不日可到夔州，悲喜相兼，圖圓可待，因有左詩：

爾過江陵府 何時到峽州 亂離生有別 聚集病應瘳

颯颯開啼眼 朝朝上水樓 老身須付託 白骨更何憂

又喜觀即到復題短篇二首有句云：『泊船悲喜後，欸款話歸秦。』此其去蜀之動機也。後觀既到夔州，復歸藍田迎婦；（有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二首）大曆二年冬，歸至江陵；（有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次年歲首，有書迎少陵

就當陽居止。（有續得觀書迎就當陽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峽）於是歸心遂一發而不可復制。乃於大曆三年春，放舟白帝城，出瞿唐峽，而有荆楚之行。

按少陵隱居夔，稍事生產，本可安居，其所以舍此而又流寓江漢之間者，思假道江漢，北歸中原也。其弟觀來迎，不過爲其誘因。蓋少陵在蜀，本已常作歸計，故一則曰「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奉送嚴公入朝十韻）再則曰「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三則曰「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未歸？」（見螢火）然秦棧千里，行路艱難，少陵來自秦州，備嘗艱苦，風燭殘年，更不敢再行，故不得不放舟東下，再作歸計也。此種歸思，老而愈切，而爲「流寓江漢時期」之主要色彩，不可不加关注。續得觀書迎就當陽居止詩云：

馮唐雖晚達 終覲在皇都

歸夢詩云：

道路時通塞 江山日寂寥 儉生唯一老 伐飯已三朝
雨急青楓暮 雲深黑水遙 夢魂歸未得 不用楚辭招

潛明詩云：

秦城樓閣烟花裏 漢主山河錦繡中

風水秦來洞庭闊 白蘋愁殺白頭翁

千秋節詩云：

聖主他年貴 邊心此日勞 桂江流向北 滿眼送波濤

歸雁詩云：

萬里衡陽雁 今年又北歸 雙雙隨客上 一一背人飛
雲裏相呼疾 沙邊自宿稀 繫書元浪語 愁絕故山薇
喜秋將歸秦 留別湖詩幕府親友詩云：

水闊蒼梧野 天高白帝秋 途窮那免哭 身老不禁愁

大府才能會 諸公德業優 北歸衝雨雪 誰憫敝貂裘

按此爲大曆五年所作，殆爲絕筆，格韻皆勝，少陵於詩，可謂死而後已；其流落奇窮以終其身，不得歸秦，又可悲也。

少陵出峽以後，流寓江漢，其行蹟略述如下：大曆三年春，發自白帝城，放舟出瞿唐峽。（有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峽久居夔府將濟江漢漂泊有詩凡四十韻）三月抵江陵，是時衛伯玉爲荊南節度使，少陵同宗弟杜位爲行軍司馬，故往依之，與李尚書之芳，鄭禮監密，宋少府某，宇文晁，崔旻輩，頻相唱和。流連至秋。（有秋日荆南述懷三十韻）少陵本欲年赴嵩陽，再謀歸秦。但至江陵以後，卽再無弟輩消息；而大曆三年八月，吐蕃復寇靈夏，京師戒嚴，欲歸不得，故暮歸詩云：

霜黃碧梧白鶴棲 城上旂杆浪鳥啼 客子入門月皎皎 誰家鵲線風淒淒
南渡桂水聞舟楫 北歸秦川多鼓鼙 年過半百不稱意 明日看雲還杖藜

此詩畫露傍徨歧途之意。是年秋，卽去江陵，移居公安山館。（有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及移居公安山館詩）至於少陵何以離江陵而之公安，據舊唐書文苑傳云：「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朱注云：公居江陵及公安頗久，其時江陵無警，舊誓曰：未維舟，及江陵亂者，誤也。「懶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詩云：

更欲投何處，飄然去此都。形骸元土木，舟楫復江湖。

社稷纏妖氣，干戈送老儒。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途。

此詩起語突然，悲不自勝，言已之飄流無定，皆因亂離所致，是江陵或有亂事。又移居公安山館詩云：「雞鳴聞前館，世亂敢求安；」又移居公安敬贈衛大郎詩云：「入邑豺狼門，傷弓鳥雀飢。」盧元昌曰：「是時公安有警，故於山館，有世亂敢求安句；後曉發，則曰「雞鳴聞前館，則曰「發劉郎浦，則曰「岸上空村盡豺虎，」此章「入邑豺狼門，」必有所指矣。」可見少陵之流離江陵公安間，皆與兵戈有關。公安小邑，非久居之地，遂不得不買棹而適湘潭矣。（有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

肅入蜀，余下沔鄂，留別公安太弟沙門，曉發公安等詩）『君知天地于戈滿，不見江湖行路難，』正由公安次岳州途中作也。

大曆三年冬，少陵行抵岳州，（有泊岳陽城下詩）其登岳陽樓詩云：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此詩三四二語，雄跨古今；五六兩句，寫情踏澹，而雄又迥異尋常，轉出戎馬關山北五字，胸襟氣象，一等相稱，宜使後人閣筆也。大曆四年春，少陵又事南征，（有南征詩）舟次潭州，其上水遣懷詩，多抑鬱悲傷之語。蓋少陵初入蜀，則曰『故人供祿米，』在梓潼，則曰『悲事使友生，』再還蜀，則曰『客身逢故舊，』初到夔，則曰『親故時相問，』至此則親朋更少，旅况益艱，『途窮那免哭，』身走不禁愁，『少陵身世，亦可悲已！』

大曆四年春，少陵自潭州至衡州，（有登衡州及登白馬潭詩）有望望詩。在衡

州數月，有奉送章中丞之晉赴湖南（按舊唐書大曆四年二月，以湖南節度使張愔使，衡州刺史章之晉，爲潭州刺史，因是徙湖南軍於潭州。）及湘江饑饉，二婦公赴道州詩。繼歸潭州。（章迢早發，深潭寄杜員外詩云，「湘潭一棹黃，山詩寄潭州，知秋深復在潭州矣。」）大曆五年，公年五十九歲，夏四月，避臧玠亂，再入衡州，欲如郴州，依舅氏崔偉，（時崔爲郴州錄事，少陵有奉送二十三舅錄事之接郴州詩）因至耒陽，泊方田驛，嘗游耒陽，爲暴水所阻，耒陽縣令知之，書致酒肉，迎公而還。（有耒陽未聘以餽酒水書致酒肉詩，饒荒江詩，得代懷與盡本韻至縣呈縣令，題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於方田）秋迴棹（有迴棹詩）北歸，過南嶽入洞庭湖，（有過南嶽入洞庭湖詩，仇兆鰲注，鵝注，編在大曆四年正月，自岳陽之潭州時作，殆自岳陽過南嶽而入洞庭也，誤甚矣。）卒於途次，旅殯岳陽。少陵歿後四十年，其孫嗣業，迎其殯而葬於偃師縣西北首陽山之前。詩人元稹爲之墓銘。此一代詩人，遠長眠終古。然其詩卷長留天地間，文章炳煥，與日月爭光，照耀萬古而不滅。

者也。

第八節 著述

子美著述豐富，近世所傳，或不過其什一。觀於進雕賦表云：「臣幸賴先臣緒業，自七歲所授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按進雕賦當在天寶十三載，（七五四）自七歲至此，不過三十七年，已有詩千餘篇，天寶亂後不預焉。按舊唐書文苑傳，言子美有集六十卷，自唐刺史樊晃，首編杜工部小集，求其遺稿，僅得二百九十篇，行於江左。（註一）至宋王介甫爲鄴令，得未見者，二百餘篇。嗣後王洙

註一 參閱樊晃杜工部小集序。

取「秘府舊藏，通人家所有，得大小集者，皆亡逸之餘，人自編摭，非當時第次矣；蒐竄中外書，凡九十九卷。（註二）除其重複，定取千四百有七篇，凡古詩三百九十有九，近體千有六，起太平時，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次，與歲時爲先後，分十八卷；又別錄賦表雜著二十九篇爲二卷，合二十卷，一始便杜詩之大觀。（註二）

（後黃伯思（鶴）刊行校本，則有千四百四十七篇。戴傳別（夢）其詩篇，取後來增益者，如十圖吳若員安字裴煜輩所收。別爲逸詩一卷。（註三）就光緒杜少陵集詳註，遂依年次補入，不另置卷末，總分爲二十四卷，（註四）凡可依正編次者一千四百三十九首，逸詩十一則，雜有賡篇。後世治杜詩者，遂以之爲定本也。

註一 古本二卷，蜀本二十卷，集略十五卷，樊晃序小集六卷，孫光憲序二十卷，鄭文寶序少陵集二十卷，別題小集二卷，孫僅一卷，雜編三卷，共八十九卷，云九十九卷疑誤。

註二 參閱王洙杜工部集序。

註三 參閱夢夢齋杜工部草堂詩箋跋。

註四 參閱仇兆鰲杜少陵集詳註凡例。

附杜少陵年譜

年代	西曆	歲	國家大事	少陵交遊	少陵事蹟
睿宗先天元年	七一二	一	睿宗即位於太子 玄宗即位尊為太上皇	李白生於武后聖歷二年（六九九） 年十四歲	公生
玄宗開元元年	七一三	二	太平公主謀逆賜死		
開元二年	七一四	三	吐蕃入寇大破之 置幽州節度經略大使		
開元三年	七一五	四	張孝嵩定兩城大食等八國降		
開元四年	七一六	五	太上皇崩葬橋陵		
開元五年	七一七	六	行幸東都		公在偃城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 行序云開元五載 余尚童穉記於偃 城觀公孫氏舞劍 器

開元六年	七一八	七	帝還西京吐蕃請和以昌黎署舊文		壯游詩云七 即開口誦鳳凰 又進雕賦表云自 七歲所綴詩筆向 四十歲矣約千有 餘篇
開元七年	七一九	八	救五服並從禮傳		
開元八年	七二〇	九	突厥還涼州		壯游詩云九 大字有相成一 藝
開元九年	七二一	一〇	突厥來和許之	王官谷 士第一	
開元十年	七二二	一一	北庭節度使張孝嵩大敗吐蕃		
開元十一年	七二三	一二	帝北巡三月回西京置諸正書院		
開元十二年	七二四	一三	帝幸東都羣臣請封禪		
開元十三年	七二五	一四	封泰山		壯游詩云在青 石上摩挲石 斯文崔嵬名以秋

年開元十四	七二六	一五	吐蕃入寇王君奭追擊至青海西大破之帝由是益事瓜州	行開元大衍曆	朔方節度使僕固王祿攻拔吐蕃石堡城賜名振武軍	初令百官休日選勝行樂吐蕃遣使入貢	幸東都	似班揚 百愛集行 十五心向 黃憤走復來庭前 八月氣象熟一日 上樹能千迴
年開元十五	七二七	一六						
年開元十六	七二八	一七						
年開元十七	七二九	一八						
年開元十八	七三〇	一九						
年開元十九	七三一	二〇						公游吳越至金陵 下姑蘇渡浙江 刺獲其進三大璽

開元二十 四年	開元二十 三年	開元二十 三年	開元二十 一年	開元二十 年	
七三六	七三五	七三四	七三三	七三二	
二五	二四	二三	二二	二一	
張守珪使安祿山 討契丹兵敗送京 師帝數之張九齡 諫不聽罷相	冊壽王妃楊氏	幸東都李林甫 相幽州節度使 張守珪大破契丹	裴耀卿張九齡相	遣備安王壽 契丹大破之帝 還西京	
		李邕爲括州刺史 後歷淄滑二州刺 史蘇晉平			
公東潯兗州又至 任城並游琅玕各 有詩可證	尹堂 燒中歲貢鄉梓 下考功爲翼辭京	公自吳越歸赴京 兆貢舉不獲其壯 游詩云歸帆拂天 燒中歲貢鄉梓	公在吳越	公在吳越	賦表云浪跡於陸 下登草長林實自 弱冠之年當在是 歲（參閱壯游詩）

開元二十五年	七三七	二六	張九齡為潯州長史	張九齡為潯州置於府中	
開元二十六年	七三八	二七	立忠王瑛為太子改名亨		
開元二十七年	七三九	二八	吐蕃入寇之景靈戶口極盛公詩所謂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是也		
開元二十八年	七四〇	二九	張九齡卒		
開元二十九年	七四一	三〇	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吐蕃陷石堡城		公饒室首陽之下有祭遠祖偃陽君文
天寶元年	七四二	三一	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改官名並改州為郡	李邕為浚縣北海二太守	公在陳留縣私第有叔山詩是年公姑萬年縣君卒於東京仁風里公至東京為姑制服並作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

天寶二年	七四三	三二	安祿山入朝		
天寶三年	七四四	三三	以安祿山衆范陽節度使突厥亂蜀同鵠骨力襄羅爲懷仁可汗		
天寶四年	七四五	三四	懷仁可汗攻殺突厥白眉可汗盡有突厥故地以壽王妃楊太眞爲貴妃安祿山敗奚契丹	李白高適與公作樂宋游過汴州登吹臺懷古是年秋李白南游江東別公於魯郡東石門	公在東都作唐故德麟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更從李白高適作梁宋游北海至齊道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天寶五年	七四六	三五	王忠嗣大將吐蕃於青海積石又破吐谷渾擄其全部	李邕爲北海太守奸賊事發下獄李林甫素忌邕因傳以罪李邕卒	公歸長安壯游詩云放蕩齊趙間裘馬頗蕭狂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劉歸西京當在

<p>天寶六年 七四七 三六</p>	<p>以安祿山鎮御使 大得出入宮中 冬十月帝幸驪 山溫泉名其宮曰 華清以哥舒翰 爲關右節度使 以天下歲貢物賜 李林甫</p>	<p>此時 公在長安 天下有一意謂 下李林甫命尚書 省諸皆下之遂賀 野無遺賢公應詔 退下留長安</p>
<p>天寶七年 七四八</p>	<p>以高力士爲驃騎 大將軍賜安祿山 鐵券以楊釗判 度支事以貴妃 三姊爲國夫人 哥舒翰鎮神威軍 應龍城</p>	<p>公在長安</p>
<p>天寶八年 七四九</p>	<p>帥藥巨觀左藏 楊釗金紫哥舒翰 攻拔吐蕃石堡城 冬吐蕃入寇神威 軍應龍城戍者盡 沒</p>	<p>公在長安是年冬 赴東都有洛城北 謁玄宗皇帝廟詩</p>

贈安祿山僭東平

公陽王璿

天寶九年	七五〇	三九	郡王受河北採訪使名聞忠	度廣文館博士	公在長安
天寶十年	七五一	四〇	以安祿山入河東 節度使于仲 統討南詔蠻 擒復其蠻之 安祿山攻與 敗南節度使 劍南節度使 安祿山入河 降安祿山契 思部兵精甲 天下李林甫 相楊子通為 兆尹	宅一居長安 公在長安	公在長安
天寶十一	七五二	四一	高適客遊河右哥舒翰兄而表 為左驍衛兵曹充 輸府學書記	公在長安召試文 章選隸有司參列 選序	公在長安召試文 章選隸有司參列 選序
天寶十二	七五三	四二	以哥舒翰為河西 節度使冬十月 帝幸華清宮三	公在長安有賜 詩	公在長安有賜 詩

年	天寶十五	天寶十四	天寶十三	
七	五	五	四	
五	四	四	三	
北子安度郭元陷清安華將從	十餘山祿子帥以禦祿代安	關郡光儀守哥之山宮漢祿	關中詔侯安	若相除人
六復郭	月河郭	帝幸	八月南	幸楊氏五家
陵幸白被脅從軍	永王璣反於江陵	高適薛據岑參儲	岑參兄弟與公游	
席自水依舅氏崔少	五月公自率先往	公在長安授河西	岳賦又鴻鵬封西	
席自水依舅氏崔少	七月赴寇	尉不拜改右衛	求仕進是年與	
席自水依舅氏崔少	卒	赴奉先有詠懷五	岑參兄弟同游漢	
席自水依舅氏崔少	卒	百字	縣陂秋移家奉先	

肅宗至德元年	至德二年	
七五八	七五七	
四八	四六	
<p>立改王俶爲太子 更名陳史思明 復反命郭子儀等</p>	<p>賊敗瀘州玄宗奔 蜀衛兵殺貴妃及 楊國忠七月太 子即位靈武尊玄 宗上皇敗於陳海 月房瑋敗於陳海</p>	<p>賊敗當諒郭子儀 續解官以贖子儀 適爲淮南節度使 與諸鎮合兵討 藥伴王維陷賊中 服</p>
<p>李白流夜郎高 適爲彭州刺史 武貶爲巴州</p>	<p>五月房瑋罷相公 上疏敬之岑參 由監察御史累遷 侍御史尹慶武拜 京兆少尹鄭武 維以昭州司戶 以臺碧池定罪維 行在蕭宗有之責 授太子中允高 適左授太子少 事</p>	<p>家北行適三川水 漲備嘗艱險出 子關安於鄜州 鄜州宗即位在 陷賊中</p>
<p>春末從左輪道移 華州營至藍田</p>	<p>五月公自賊中 歸鳳翔拜左拾遺 五月疏救房瑋上 怒詔三司推問宰 相張鎬等救之得 免八月張鎬家室有 鄜州觀家室有 征長籍十月間肅 宗還京逾月一 京有是年六月 日有奉謝口赦 三司推問狀又有 爲補遺焉岑參狀</p>	

乾元二年	上元元年		
七五九	七六〇		
四八	四九		
九節度討安慶緒 史思明僭稱燕王 九節度之兵潰於 相州郭子儀斷 河陽橋保東京尋 陷李光弼破史思 明於河陽	以劉賓客爲戶部侍郎 郎充度支鑄錢鹽 鐵等使制郭子 儀統諸道兵定河 北魚朝恩沮之不 果行		
史房琯貶官買 至貶爲岳州司馬 李白赴夜郎半道 承恩放還岑參 自補闕轉起居舍 人夏四月署虢州 長史	三月以李若幽爲 成都尹代裴冕爲 高適由彭州改刺 蜀州房琯以禮 部尙書出爲晉州 刺史八月改漢州 刺史		
冬末以事之東都 是歲凡四行役 一春自東都回 華州途有三吏 別之詩(二)夏 關輔饑饉不能 給秋遂由華州 官之秦州卜西 邨置草堂未幾 秦州雜詩(三) 十月往同谷有 七首(四)十二 月一日入蜀赴 都有紀行十二 首	公在成都卜居浣 花溪建草堂三 堂成		

上元二年	寶應元年	代宗廣德元年
七六一	七六二	七六三
五〇	五一	五二
李光弼敗於邙山 河陽懷州皆陷 史思明爲上朝 義所殺 東京再陷	三月賜諸子爵 汾陽王錡河東 四月太子上 久帝崩太子豫 位功幸光朝使田 神功大破史朝義 義王適大破史朝 義收東京朝	史朝義自縊其將 田承嗣歸懷仙降 吐蕃入寇據長安 帝出巡陝郭子儀 擊退之帝還長安
嚴武自東川除西 川權令兩川節 稱鎮成都六月武 被召入朝拜京兆 尹之西川節度使 代之以章爲節度 惡李以章爲節度 年六十四於當塗	房琯自漢州赴名 拜特選刑部尚書 八月朔日幸觀 州僧舍高適自 西川入朝爲刑部 侍郎轉左散騎常	公在梓州春間往 漢州謁房第九月 由梓州至閬州 冬暮復回梓州 是妾名補京兆功 曹不赴 爲閬州王使君進
公居成都草堂七 月赴嚴武還蜀到 綿州未幾西川兵 馬使徐知道反遂 自綿至梓州依章 華秋晚迎射洪縣 十一南一月至梓 年王建已月公上 武說早	公居成都草堂七 月赴嚴武還蜀到 綿州未幾西川兵 馬使徐知道反遂 自綿至梓州依章 華秋晚迎射洪縣 十一南一月至梓 年王建已月公上 武說早	公居成都草堂七 月赴嚴武還蜀到 綿州未幾西川兵 馬使徐知道反遂 自綿至梓州依章 華秋晚迎射洪縣 十一南一月至梓 年王建已月公上 武說早

廣德二年	七六四	五三	僕固懷恩反寇太 原並引回鶻吐蕃 入寇以郭子儀為 關中節度使尋 河中節度使尋 出鎮奉天懷恩退 李光弼卒	侍	嚴武以黃門侍郎 拜成都尹充劍南 節度使合東西川 為一道 鄭虔卒於台州	論巴蜀安危表九 月有祭房相表文 奏復自梓州往開 州復自峽中往開 州鎮蜀春曉 成都節度使參謀 表為節度使外郎 表為節度使外郎 表為節度使外郎 表為節度使外郎
永泰元年	七六五	五四	僕固懷恩道死 郭子儀與回鶻盟 使退兵吐蕃夜遁	英又代武崔旰殺 英又楊子琳柏貞 節舉兵攻旰蜀中 大亂正月高適 卒贈禮部尚書	正月嚴武卒郭 英又代武崔旰殺 英又楊子琳柏貞 節舉兵攻旰蜀中 大亂正月高適 卒贈禮部尚書	正月嚴武卒郭 英又代武崔旰殺 英又楊子琳柏貞 節舉兵攻旰蜀中 大亂正月高適 卒贈禮部尚書
大曆元年	七六六	五五	以劉宴第五琦分 理天下財賦以 魚朝恩判國子監 事	時岑參為嘉州刺 史	州居之秋寓西開 此後三年寓西開 文為上之費金時 代是年為妻 杜甫在夔州居	州居之秋寓西開 此後三年寓西開 文為上之費金時 代是年為妻 杜甫在夔州居

大曆三年	七六七	五六	朝	春二月郭子儀入	弟觀自中郎達江	赤甲	三月遷瀘
大曆三年	七六八	五七	徵李泌於衡山	六月幽州將朱希	弟觀有書迎公就	復自東屯歸瀘西	吳郎東屯未幾
大曆三年	七六八	五七	懷仙詔以希彩知	彩殺其節使李希	弟杜位移居公	正月去變出峽三	月至江陵依同宗
大曆三年	七六八	五七	留後八月鳳翔	都將李晟破吐蕃	當陽居止	岳陽	安避兵冬晚行抵
大曆四年	七六九	五八	郭子儀徙鎮邠州			州未幾至衡州來往	正月自岳州至潭
大曆四年	七六九	五八				深復回潭州來往	皆舟居
大曆五年	七七〇	五九	誅魚朝恩			春在潭州夏四月	避咸玢亂再入衡
大曆五年	七七〇	五九				州欲如邠州依舅	氏崔偉因至耒陽
大曆五年	七七〇	五九				泊方田驛被迴棹	北歸過南岳入洞
大曆五年	七七〇	五九				庭湖卒於舟次旅	殞岳陽

第二章 杜甫之交游

第一節 杜甫與李白

自來文人相與，感召極深，才氣激發，相得益彰。遠之如建安七子，近之如盛唐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李白、杜甫諸家，皆才動風雲，筆走山河，其相邂逅敏晤，慷慨賦詩，才氣相激，思潮相感，遂以造成中國文學史上之黃金時代。故欲研究一代詩人，首當明其時代背景，次當知其交游人物。少陵交游甚廣，散見其詩集而常有酬酢者，不下數十人；然少陵往往迫於生計，不得不藉其詩名，諛附當時，此非我所謂交游也。如欲批沙檢金，刪繁就簡，其實能當交游之名，而能交互發思想學問者，凡得七人：一曰李白，二曰高適，三曰岑參，四曰王維，五曰孟浩然，六曰嚴武，七曰鄭虔。茲分節討論如左。

少陵與太白之會晤，爲中國文學史上之主要事實。論者比以德蘭太詩人哥德（Goethe）與許勒（Schiller）之會晤，非偶然也。杜詩之佳處在其博大，李詩之佳處在其高曠，杜詩沉鬱激壯，李詩俊逸流暢。元稹論杜詩，謂其「上薄風雅，下該

廣博者，每抑李而揚杜。實則各取其所近，未免有好惡之詞；太白固未嘗輕少陵，而少陵則實服膺太白。（參閱第四章第一節少陵之論詩）茲就少陵集中與太白有關係之詩，論列如下：

少陵初識太白，蓋在少陵試進士不第東游齊趙之時，適太白不爲權貴所容，懇求放還，遂於天寶三四載間，（七四四——七四五）邂逅於東都，同修梁宋之游，頗有方外之志。

（贈李白詩） 二年客東都 所歷歷機巧 野人對羶腥 蔬食常不飽
豈無青精飯 使我顏色好 苦乏買藥資 山林跡如掃 李侯金闕彦
脫身事幽討 亦有梁宋游 方期拾瑤草

（贈李白詩） 秋來相顧尚飄蓬 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飲狂歌空度日 飛揚跋扈爲誰雄

（寄李十二白十二韻） 昔年有狂客 號爾謫仙人

筆落驚風雨

詩成澄鬼神

聲名從此大

汨沒一朝伸

文彩承殊渥

流傳必絕倫

龍舟移棹晚

獸錦奪袍新

白日來深殿

青雲滿後塵

乞歸優詔許

遇我宿心親

未負幽棲志

兼全寵辱身

劇談憐野逸

嗜酒見天真

醉舞梁園夜

行歌泗水春

才高心不展

道屈善無鄰

嘗與太白同尋范十隱居，睥睨共被，情同手足。又嘗與太白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李侯有佳句

往往似陰鏗

余亦東蒙客

憐君如弟兄

醉眠秋共被

攜手日同行

更相幽期處

還尋北郭生

入門高興發

侍立小童清

落景聞寒杵

屯雲對古城

向來吟橘頌

誰欲討蓂莢

不願論簪笏

悠悠滄海情

（昔游）

昔者與高李

晚登單父臺

塞繖際碣石

萬里風雲來

桑柘葉如雨

飛蓬去徘徊

清霜大澤東

禽獸有餘哀

（壯游）……

放蕩齊趙間

裘馬頗清狂

春歌叢臺上

冬獵青丘旁……

（遣懷）……

憶與高李輩

論交入酒壚

兩公壯藻思

得戎色歎腴

氣酣登吹臺

懷古視平蕪

芒屨雲一去

歷驚空相呼

天寶四載（七四五）以後，白游江東，而少陵則歸至西京，一則浪跡江湖，一則營營祿仕，此後是否再相謀面，殊成疑問。憶太白對於少陵，印象極深，故分袂以後，少陵仍常有詩遺白，極言其馳念之殷，所可異者，太白除魯郡東石門送杜甫及沙丘城下寄杜甫二詩以後，無一詩酬答少陵，其失傳耶？抑未嘗作耶？

（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烟霧。
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住，遠春寒陰風景暮。
蓬蒿織女過雲車，指点應無是征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
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蔡侯諱者意餘，清夜置酒臨前除。
罷琴惆悵月照席，送戔寄我空中書。南望禹穴見李白，道言詞訊今何如。

（奉和盧象白）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

俊逸鮑參軍。湖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尊酒，

重與論論文。

（冬日有懷李白）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

更尋嘉樹傳，不索角弓詩。短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遲。

來因乘興去，空有鹿門期。

天寶十五載，（肅宗至德元年）（七五六）永王璘反於江陵，沿江東下，欲據金陵。

，時自在匡廬，被脅從軍。遂敗常談。郭子儀得賞，以贖，乾元元年，（七五八）有詔長流夜郎。少陵哀其冤，憐其才，常有詩贈之。

（天末懷李白）

源思起天末

君子意如何

鴻雁幾時到

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達

龍愁人過

應爲鑑此語

投詩贈汨羅

（寄李十二白十二韻）……

處士縹緲俊

諸生原憲貧

稻粱求未足

悲哉謫何頻

五嶽炎帝地

三危放逐臣

幾年遭鵬鳥

獨漉何虛驕

蘇武先還漢

黃公豈少秦

楚筵辭醴日

梁獄已書成

已用當時法

誰將此義陳

老吟秋月下

病豈辜江濱

莫怪恩波隔

乘槎豈無津

自與少陵，同爲絕代詩人，精神相感，印象極深，故少陵有步李白二首，實以招魂

大招遺音，千載之下讀之，猶如親歷其境。嗣後自承恩放還，客游江左，少陵鄭疏

落劍南，消息久隔，二人之往還，遂從此斷矣。

（夢李白一首）

死別已吞聲

生別常惻惻

江南瘴癘地

逐客無消息

故人入我夢

明我長相憶

恐非平生魂

路遠不可測

魂來楓林青

魂返關塞黑

君今在羅網

何以有羽翼

落月滿屋梁

猶疑照顏色

水深波浪闊

無使蛟龍得

浮雲終日行

游子久不至

三夜頻夢君

情親見君意

告歸常局促

苦道來不易

江湖多風波

舟楫恐失墜

出門搔白首

若負平生志

冠蓋滿京華

斯人獨憔悴

孰云網恢恢

將老身反累

千秋萬歲名

寂寞身後事

（不見）近無李白消息

不見李生久

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殺

吾意獨憐才

敏捷詩千首

飄零酒一杯

匡山讀書處

頭白好歸來

第二節 杜甫與高適

高適字達夫，滄州人，舉有道科。哥舒翰表爲書記，隨翰征討西邊，故多邊塞之作。安祿山反，翰兵敗潼關，適奔赴行在，遷侍御史。永王璘作亂，嘗爲淮南節度使，與諸鎮合兵討璘，後累遷西川節度使，代宗時封渤海縣侯，卒諡曰忠，有唐詩人之達者，張九齡而外，適一人而已。適與少陵爲貧賤之交，二人嘗共李白同登吹臺，慷慨懷古，意氣凌雲。（見上節引昔游及遣懷二詩）又嘗共少陵薛據登慈恩寺塔，各有吟詠。（見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詩）適從哥舒翰，少陵有詩寄之云：

（送高三十五書記）

崑崙少麥熟

且願休王師

請公問主將

焉用窮荒爲

饑鷹未飽肉

側翅隨人飛

高生跨鞍馬

有似幽并兒

脫身簿尉中

始與捶楚辭

借問今何官 銅鑄真武威 管云一書記 所領國士知

人實不易知 更領一書記 十年出幕府 自可持旌麾

此仁安縣達 是以所恩 男兒功名遠 亦不老六時

常懷結微淺 各在天一涯 又如參軍府 謫居甲陽志

驚風吹海側 不爲相見遲 黃麻書抄演 念子何常歸

邊時有餘力 早寄從軍詩

後高適從軍，日漸得志，年過五十，始學爲詩，數年之間，體格漸變，以氣貫自高

，每一篇出，爲時稱頌。少 有 詩 之 曰：

（寄高三十五書記） 歎息高生老 新詩日又多

美名人不及 佳句法如何 主將收才子 盛嗣足聞歌

聞君已朱紱 且得厭蹉跎 （此詩蓋適從哥舒翰時作）

（寄高三十五詹事） 安穩高詹事 兵戈久索居

時承知宮邊

歲晚莫情疏

天上多鴻雁

池中足鯉魚

相持過半百

不寄一書

(此詩蓋大寶末平亂後作)

少陵罷官後，流寓梓州。時安史未平，安史不悟，中丞房琯在，一敗已之蕭索，而高適則出為太守，我輩直上。少陵又寄梓州高三十五夜詩，梓州年二十七，長史參三十云：

故人何處矣

今我猶淒涼

老去才難盡

秋來興甚長

物情尤可見

辭客未忘

海內知名士

雲歸各異方

高岑殊緩步

沈鮑得同行

意猶聞飛鶴

歲終接混茫

舉天悲富駭

近代惜盧王

似爾官仍貴

前賢命可傷

諸侯非棄擲

半刺已翱翔

詩好幾時見

書空無信將

男兒行處是

客子門身強

羈旅推賢望

沉綿抵咎殃

三年猶瘡疾

一鬼未銷亡

隔日搜脂髓

瘡寒抱雪霜

徒然潛隙地	有覲屢鮮粧	何太龍鍾極	于今出處妨
無錢居帝里	盡室在邊疆	劉表雖遺恨	龐公至死羈
心微傍魚鳥	肉瘦怯豺狼	隴草蕭蕭白	洮雲片片黃
彭門劍閣外	號畧鼎湖旁	荆玉簪頭冷	巴賤染翰光
烏麻蒸綺麗	丹橘露應嘗	豈異神仙宅	俱兼山水鄉
竹齋燒藥瀉	花嶼設書牀	更得清新否	遙知對屬忙
舊官寧改漢	淳俗本歸唐	濟世宜公等	安貧亦士常
蚩尤終戮辱	胡羯漫猖狂	會待祇氛靜	論文暫裏纒

及少陵入蜀，景况艱難，嘗因崔五侍御寄高適一絕，求濟急難。適能急人之急，供以祿米，此後往還，見於二人酬酢詩中。時適由彭州（今成郫北彭縣）輾轉遷蜀州刺史時也。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絕）

百年已過半

秋至轉饑寒

爲問彭州牧 何時救濟難

（奉簡高三十五使君）

當代論才子

如公復幾人

驛驢聞道路

鷹隼出風塵

行色秋蕭晚

交情老更親

天涯喜相見

披豁對吾真

（高適贈杜二拾遺）

傳道招提客

詩書自討論

佛香時入院

僧飯屢過門

聽法還應難

尋經到欲翻

草元今已畢

此外更何言

（酬高使君相贈）

古寺僧牢落

空房客寓居

故人供祿米

鄰舍與園蔬

雙樹客聽法

三車肯載書

草元吾豈敢

聊或似相如

（奉寄高常侍）

汶上相逢年頗多

飛騰無那故人何

總戎楚蜀應全未

方駕曾劉不曾過

今日朝廷須汲黯

中原將帥憶廉頗

天涯春色催遲暮

別淚遙添錦水波

少陵與適之交，晚年彌篤。二人皆生長中原，爲貧賤之交，遲暮客蜀，每因故人而思故鄉。此高適之所以有人日寄杜二拾遺之作也。廣德元年（七六三）高適自西川召還，爲刑部侍郎，轉左散騎常侍。少陵有詩贈之。（見上錄奉寄高常侍）永泰元年，（七六五）嚴武卒於成都，少陵泛江東下，行至忠州，聞適已卒，窮途潦倒，復喪故人，少陵此時傷感，可以想見。大曆五年，（七七〇）少陵流離瀟湘衡山間，偶檢故帙，得適人日見寄之詩，自傷零落，復悲故舊，淚洒行間，因有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之作。此後不久，少陵亦竟客死岳陽矣。

（高適人日寄杜二拾遺）

人日題詩寄草堂

遙憐故人思故鄉

柳條弄色不忍見

梅花滿枝空斷腸

身在南蕃無所預

心懷百憂復千慮

今年人日空相憶

明年人日知何處

一臥東山二十春

豈知舊鶴老風塵

龍鍾還添二十石

纔爾東西南北人

（聞高常侍亡）

歸朝不相見

蜀使忽傳亡

虛歷金華客

何殊地下郎

致君丹檻折

哭友白雲長

獨步詩名在

祇令故舊傷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并序）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遺，往居在成都時，高爲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淚洒行間，讀終猶未。自任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歿，又六七年矣。老病懷舊，生意可知。今將內忘形故人。獨懷中王瑒與昭州敬使君超先在，愛而不見，情見乎辭。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却追酬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

自愛蜀州人日作

不意清詩久零落

今晨散帙忽驚聞

迸淚幽吟事如昨

臨風壯思多慷慨

合將高名動遐邇

繁華變遷空交遊

感時懷夢匡看云

錦里春光空爛漫

魏暉侍臣已冥寞

滯湘水國傍龜窟

鄂杜秋天失雕鶚

東南南北更誰論

白首扁舟病獨存

蓬蒿北辰纏冠盜

欲傾東海洗乾坤

邊塞西蕃最充斥

衣冠南渡多崩奔

鼓瑟至今悲帝子

夷猶何處覓王門

文章曹植波瀾闊

門食劉安德業尊

長笛誰能亂愁思

昭州詞翰與招魂

按杜甫詩人中，擅邊塞詩歌者，無過高適岑參，而激壯之音，亦以二子爲擅場。蓋適嘗從哥舒翰西征，而岑則從封常清屯兵輪臺，故多豪放之氣。少陵詩中有激壯似高岑者。（如王園園至本園十一首情別之作）未始非受二子之影響也。

第三卷 杜甫與岑參

岑參，南陽人，天寶三載（七四四）進士，解褐，爲衛率府兵曹參軍。嘗從封常清屯兵輪臺，故長邊塞之作。爲官至監察御史，至德二載，（七五七）裴薦孟昌齡魏齊暉杜甫韋少遊薦之，累遷侍御史。晚年出爲嘉州刺史。詩與高適齊名。

少陵之壽岑參，蓋在天寶十載（七五一）奉三大賦之後，嘗與高適薛據諸光祿同登慈恩寺塔，各有題詠。薛據駐已失傳，岑儲兩作，風秀熨貼，不愧名家。高適出之簡淨，品格亦自清堅。少陵則格法嚴整，氣象崢嶸，音節悉壯；而俯仰高深之景，盱衡今古之識，感慨身世之懷，莫不曲盡篇中。仇兆鰲註杜少陵集，以爲此詩真足壓倒千賢，雄視千古。尋閱少陵文章交游，茲將杜、岑、高、儲四詩列後，以見感名之深。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高標跨蒼穹

烈風無時休

自非曠士懷

登茲翻百憂

方知象教力

足可追冥搜

憊穿龍蛇窟

始出枝撐幽

七星在北戶

河漢聲西流

羲和鞭白日

少昊行清秋

秦山忽破碎

逕渭不可求

俯視但一氣

焉能辯皇州

迴首叫虞舜

蒼梧雲正愁

惜哉瑤池飲

日晏崑崙丘

黃鵠去不息

哀鳴何所投

君看隨陽雁 各有稻粱謀

(岑參與高適尋驢同登慈恩寺浮圖)

瑤瑤如溪川

孤高聳天宮 登臨出世界 磴道盤虛空

突兀壓神州

嵯峨如鬼工 四角礙白日 七層摩蒼穹

下窺指高鳥

俯聽聞驚風 連山若波濤 奔走似朝東

青松夾馳道

宮觀何玲瓏 秋色從西來 蒼然滿關中

五陵北原上

萬古青濛濛 淨理了可悟 勝國夙所宗

霄將掛冠去

甕道資無窮

(儲光羲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金詞起真宇 直上青雲垂

地靜我亦閒 登之清秋時 蒼蘼宜春苑

片碧昆明池

誰道天漢高 遙遙方在茲 虛行賓太極

攜手行翠微

雷雨傍杳冥 鬼神中陵既 靈變在倏忽

莫能窮天涯

冠上闥闔開 屢下鴻雁飛 宮室低邈迤 華山小參差

俯仰宇宙空 庶幾了綏歸 前乃非大廈 久居亦以危

(高適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香界泯羣有 浮圖豈諸相

登臨駭孤高 披拂欣大壯 言是羽翼生 適出虛空上

頓疑身世別 乃覺形神王 宮闕皆戶前 山河盡掌向

昨夜秋風至 秦塞多清曠 千里何蒼蒼 五陵鬱相望

盛時漸阮步 末宦知周防 輸效獨無因 斯焉可遊放

以此四詩而論，少陵詩感慨家國，寓意遙深，自推獨步；又三家結語，未免拘束，致鮮後勁；少陵末幅，另闢眼界，獨闢思際，力量百倍於人。此杜之所以爲大家歟！

東坡先生未嘗少陵嘗與岑參兄弟，類游漠北，有義陵行漢陵西面望與鄂縣源大少府室漢陵等作，接漢陵在鄂縣西五里，出終南山諸谷，合胡公泉爲陵。上爲紫閣峯

，峯下陵水澄湛，環抱山麓，方廣可數里，中有芙蓉兔窟之屬。蓋爲終南勝境，又
幾勝游，且對知音，少陵秋興詩中，猶懷念不置也。

天寶十三載（七五四）秋，雲南傷稼，關中大饑，宰相楊國忠禁言災事，下情
不能上達。少陵有九日寄岑參詩曰：

出門復入門

雨腳但如舊

所向泥活活

思君令人瘦

沉吟坐西軒

飲食錯皆盡

寸步曲江頭

難爲一相就

吁嗟乎蒼生

稼穡不可救

安得誅雲師

疇能補天漏

大明綽日月

曠野號禽獸

君子強逶迤

小人固踴躍

維南有崇山

恐與川溟涸

是節東籬菊

紛披爲誰秀

岑生多新詩

怪亦嗜華附

采采黃金花

何由滿衣袖

至德二載，（七五七）少陵官左拾遺，與裴薦孟昌浩魏齊暉韋少游共爲岑參，狀曰：

宣議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知雜事魚袋岑參，右臣等竊見岑參謫戍清遠，

議論雅正，佳名早立，時輩所仰。今諫諍之路大開，獻替之官未備，恭維近侍，實藉茂材。臣等謹詣閣門奉狀陳薦以聞，伏聽進止。

時參臣爲監察御史，薦後累遷至侍御史，有詩贈少陵云：

（寄左省杜拾遺）聯步趨丹陛 分曹限紫微 曉隨天仗入

暮惹御香歸 白髮悲花落 青雲羨鳥飛 聖朝無闕事

自覺諫書稀

（奉答岑參補闕見贈） 窈窕清禁闥 罷朝歸不同

君隨丞相後 我住日華東 冉冉柳枝碧 娟娟花蕊紅

故人得佳句 獨贈白頭翁

自少陵去朝，二人音書久隔。乾元二年（七五九）秋，少陵在秦州，有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已見上節，時參正出爲虢州長史時也。及少陵漂泊湖南，十餘年不通消息。後在雲安，得知岑參爲嘉州刺史，有詩寄之云：

（寄岑嘉州）。不見故人十餘年，不道故人無素書。願逢顏色還舊遠，豈意出守江城屋。外江三峽且相接，斗酒新詩終自陳。爾來每爲壩頭語，獨唐已老聽吹噓。泊船秋夜經春草，伏枕青楓限玉除。眼盡所寄還何物，贈子雲安雙鯉魚。

岑參之詩，少年多激壯之音，晚年悟清淨之理，其嘉興青衣山中夢題惠淨上人幽居詩有一江雲入袈裟，山月吐纖牀，早知清淨理，久乃熾心忘。……君子滿天朝，老夫值滄浪，况值廬山遠，拙管歸法王。一至今尚傳西蜀。盛唐詩人，李杜而外，高岑並駕，而薛據儲光羲之徒，亦清芬可歸。方以類聚，有以也夫。

第四節 杜甫與王維孟浩然

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宗法淵明，爲有唐詩三大宗之一，（參閱第四章第二節）與少陵詩本不同調。誠如袁宏道所云：「過江以後，淵明詩胸次浩然，天長絕俗，實於語言意象外求之。唐人祖述者，王右丞得其清腴。孟山人得其閒遠。儲

太祝得其真朴，韋蘇州得其冲和，柳柳州得其峻潔，氣體風神，備諸臻境之外。』但少陵論詩，一則曰『清詞麗句必爲蘇』，二則曰『轉益多師是汝師』，『惟其氣大，故能兼容』。王維字摩詰，河東人，開元九年（七二一）擢進士第一，官給事中。陷兩都爲賊所得，服藥得瘡；祿山素憐之，遣人迎至洛陽，拘於普施寺，迫以僞署。賊平定罪，以凝碧池詩聞於行在，肅宗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後官至尚書右丞。摩詰於少陵爲前輩，故少陵甚推重之。乾元元年，（七五八）少陵有奉贈王中允維詩，爲其辯冤云：

中允聲名久

如今契闊深

共傳收廢僞

不比得陳琳

一病緣明主

三年獨此心

窮愁應有作

試誦白頭吟

又解題絕句論摩詰詩云：

不見高人王右丞

藍田丘壑漫寒簾

最傳秀句寒區滿

未絕風流相國能

時摩詰弟績爲相國，績黨廢元載，人不足取，特以一家詩學可稱，故追類及之。舊

唐書王維傳云：「乾元中，轉尚書右丞；晚年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墅在朝口，水周於舍下，竹湖花塢，與裴迪浮舟往來，嘯咏落日，所賦詩號朝川集。」此詩蓋言右丞雖歿，而秀句猶傳，况有相國詩名，則風流真可不墜。其推重右丞，可想見也。

孟浩然本名浩，字浩然，以字行，襄陽人。張九齡爲荊州，辟置於府，無遇合，以布衣終。自來王孟齊名，而當時孟浩然文名尤大。李白贈孟浩然詩云：

吾愛孟夫子

風流天下聞

紅顏棄軒冕

白首臥松雲

醉月頻中聖

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

徒此揖清芬

按孟浩然詩從靜悟得之，故語淡而味終不薄，此詩品也；然比之右丞之渾厚，尙非伯仲。少陵與浩然本無深交，然心嚮往之。少陵遺興五首云：

吾憐孟浩然

短褐卽長夜

賦詩何必多

往往凌鮑謝

清江空舊魚

春雨餘甘蔗

每望東南雲

令人幾悲吒

按高岑王孟，並馳聲天寶間，孟獨布衣終身，早年謝世，乃處士之最可悲者。而浩

然之窮，少陵亦似之，憐孟正以自憐也。又少陵解悶詩云：

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即今耆舊無新語，漫釣槎頭縮頸鱸。
此推重其詩也。『槎頭縮頸鱸』，即用浩然句。孟詩：『魚肥隨陽雁，魚臠縮頸鱸』；又云『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鱸』。少陵此詩，蓋言新句無聞，而徒然把釣，則耆舊爲之一空矣。蓋歎人之云亡也。

第五節 杜甫與嚴武

嚴武，字季鷹，華州華陰人，挺之之子，少有大志，神氣偉爽。天寶亂作，從玄宗入蜀，擢諫議大夫。至德初，赴肅宗行在，房琯薦爲給事中。官軍收長安，武拜京兆少尹；坐琯同黨，貶巴州刺史。久之，遷東川節度使。（治梓州）上皇合劍門爲一道，擢武爲都尹，兼令兩川都節制。寶應元年（七六二）武召還，拜京兆尹，爲二聖山後橋道使，封衛國公，遷黃門侍郎，與元載厚相結，求宰相不遂。廣德二年（七六四）復任度劍南，拜成都尹。嘗敬吐蕃七萬衆於靈狗城，遂收鹽川，加

以校吏部尚書。永泰元年（七六五）四月，卒於成都。考嚴武一生，頗爲顯赫，少陵八哀詩所謂「四登會府地，三登華陽兵」是也；四登會府者，初爲京兆少尹，再爲京兆尹，兩鎮劍南，皆兼吏部尹也；三掌華陽兵者，初以御史中丞，出爲東川節度，繼由東川除西川，權令兩川都節制，終爲劍南節度使是也。諸將詩所謂「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亦指此也。

嚴武與少陵，同出房瑄門下，故房瑄罷相貶官，二人亦俱貶。至於武對於少陵，晝夜甚厚，兩爲成都尹，皆特爲汲引，後且表爲華陽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少陵之所以能安居草堂，不愁生計者，武之力有足多也。考少陵集中詩，與武酬酢者，幾三十篇。而嚴武詩品，亦頗峻高，其軍中早秋詩云：

昨夜秋風入漢關

朔雲邊雪滿西山

更催殘照遶驕虜

莫遣沙場匹马還

此詩見嚴武雄心，其破吐蕃七萬餘衆，拔雪狗城，收鹽州，據地數百里，非無因也。

少陵和嚴鄭公軍城早秋詩云：

秋風嫋嫋動高旌

玉帳分弓射麋營

已收瀟湘雲間戍

欲尋遙婆雲外城

此詩尙不敵嚴武。張潛嘗謂嚴詩豪健無匹，宜其以風雅重少陵，可謂同調矣。乃好事者流傳，謂武殺殺少陵。考舊唐書但謂「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褻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牀，瞪眎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蹴急暴，不以爲忤。」初無微殺之說。新唐書諸小說家言，始有下說：

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褻躁傲誕，嘗登武牀，瞪眎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留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

按此說出雲間叢書，不可信。魯書曰：「以甫詩考之，嚴武來鎮蜀，章彝已交印人

觀，史當失之。』考少陵送武還朝詩云：『江村獨歸處，寂寞餐殘生；』喜再餞詩云：『得歸寧遲赴成都，直爲文翁再剖符；』此猶武在時語。至哭歸櫬詩云：『老親如宿昔，留曲異平生，』『一夜三歎慕，遺後見君情；』八哀詩云：『空餘老貧客，身上猶簪纓；』諸將詩云：『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若果武有欲殺之怨，不應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鸛鵲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禰衡爲喻。牽強附會，已屬可笑；且武詩人，又安肯以黃祖自喻哉！

(註一)

註一 參閱第一章第六節。

第六節 杜甫與鄭虔

鄭虔，榮陽人。天寶九載，(七五〇)國子監置廣文館；唐語林云：天寶中國學增置廣文館，以顏真卿爲之，鄭虔久被貶謫，是歲始還京師參選，除廣文館博士。後遷著作郎。天寶末亂，陷於賊中。至德二年(七五七)十二月，陷賊官六等定

罪，三等者流貶，虔在次三等，故貶台州司戶，竟以病卒。考少陵初識鄭虔，當在天寶十二載（七五三）前後。醉時歌云：

諸公袞袞登臺省 廣文先生官獨冷 甲第紛紛厭梁肉 廣文先生飯不足

先生有道出羲皇 先生有才過屈宋 德尊一代常坎軻 名垂萬古知何用
其推重鄭虔，已自不凡；而「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一段，尤可見二人之深交。及虔貶台州司戶，少陵傷其臨老陷賊，又未及面別，有詩送之曰：

鄭公樗散鬢成絲 酒後常稱老畫師 萬里傷心嚴譴日 百年垂死中興時

蒼惶已就長途往 邂逅僞端出饑遲 便與先生應永訣 九重泉路盡交期

此詩含無限痛楚，末聯又情見乎詞，後鄭虔竟病歿台州，二人遂成永訣，此詩真成讖語矣！後少陵過鄭虔故居，猶題詩誌感。（題鄭十八著作丈故居）「台州地闊海冥冥，雲水長和島嶼青，亂後故人雙別淚，春深逐客一浮萍，『見其思念之深。及少陵至秦州，更有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詩：

天台隔三江

風浪無晨暮

鄭公從得歸

老病不識路

昔如水上鷗

今爲雪中蓬

性命由他人

悲辛但狂顧

山鬼獨一脚

蝮蛇長如樹

呼號傍孤城

歲月誰與度

從軍禦魑魅

多爲才名誤

夫子稽阮流

更被時俗惡

泚隅微小吏

眼睛髮垂素

鳩杖近青袍

非供折腰具

平生一杯酒

見我故人邊

相望無所成

乾坤莽同互

王嗣畹云：『此詩想像鄭公孤危之狀，如親見，亦如身歷；說到離別之傷，死生之痛，從肺腑交情，流露出來，幾於一字一淚。』少陵之真摯，於此可見一斑。後在秦州，得虔消息，有所思云：

鄭老身仍竄

台州信始傳

爲農山澗曲

臥病海雲邊

世已疏儒素

人猶乞酒錢

徒勞望牛斗

無計斷龍泉

廣德二年（七六四）鄭虔卒於台州，少陵在蜀，有與台州鄭司戶蘇少監詩，有句云

：『故舊誰憐我，平生鄉與鄰。存亡不重見，興廢尚難追。豪俊何人在，文章掃地無。鴈游萬里闊，因問一年俦。白首中原上，清秋大海隅。夜臺當北斗，泉路宿東吳。得罪台州去，時危棄嶺移。蓬閣後，殺貴殘潛夫。流動嗟何及，銜冤有是夫！』末云：『瘡痍變巴水，瘡痍老蜀都。飄零迷哭處，天地日榛蕪。』此蓋既傷逝者，行自念也，而結尾一句，蒼蒼茫茫，有何地置老夫之意，想詩成時，熱淚一湧而出，是以謂之哭也。考少與鄭公，最稱莫逆，而所以能致此者，全在鄭公之道德文章，蓋少陵與鄭，學術之交也，文章之交也，貧賤之交也。按鄭慶爲一代大儒，造詣最深，少陵之博雅，或不無受其影響。八哀詩云：

天然生知資

學立游夏上

神農或闕漏

黃石愧師長

藥纂西極名

兵流指諸掌

貫穿無遺恨

蒼叢何技癢

極言其長於著述，及見聞之博。又云：

圭臬星經奧

蟲篆丹青廣

子雲窺未遍

方朔諧太枉

神翰顧不一

體變鍾兼兩

文傳天下口

大字猶在腸

昔獻書畫圖

新詩亦俱往

滄洲勸玉趾

寧獨誤一響

三絕自御題

四方尤所仰

極言其才藝絕人，及造詣之深：凡天文地理，書法丹青，以及蟲斗奇字，無不皆通。朱鶴齡注云：度之學識，過於子雲之博覽；度之談論，勝於子朔之談諧。顧野王奇字皆通，有度而顧不止一矣；鍾繇鍾會父子善書，有度而鍾可兼兩矣。總之鄭度名重當世，動入主，而垂老投荒，爲世所憫。少陵之傾倒鄭公，蓋有由來也。

米

米

米

米

少陵交游，自不祇以上七人，如李邕房琯，蘇源明，蘇渙，或所服膺，或所傾倒，皆有詩章，情見乎辭。然關係不若前七人重要，故不復一一具也。

第三章 杜甫之思想及其個性

第一節 杜甫之政治思想

子美生長詩書之家，營營祿仕之途，故其政治思想，不脫儒家範圍；而忠君愛國之誠，溢乎辭表：所謂「一斷不容忘君」，「子美可以當之矣。其政治理想，仍爲儒家所祖述堯舜之世，崇尚食德，以禮樂爲治；不事征伐，而風俗自淳。故奉贈韋左丞丈詩云：

自謂頗挺出

立登要路津

致君堯舜上

再使風俗淳

京赴奉先縣詠懷詩云：

杜陵有布衣

老大意轉拙

第三章 杜甫之思想及其個性

許身一何愚 竊比稷與契

蓋以己亂已溺爲任，其思想抱負，固自不凡也。又以天寶之世，流於奢華，追究禍始，力崇儉德，故有感詩云：

落月舟車入

天中貢賦均

日聞紅粟腐

寒待翠華春

莫取金湯固

長令宇宙新

不遇行儉德

盜賊本王臣

錢鏐解之世，已不可復見於今日，孔子周游列國，已有『吾道不行』之歎。自漢以來，歷代莫不參用王霸之道。子美亦不啻不知世易事變，不可拘執一端，故其政治主張，亦有多端：一曰復封建，以強幹地而制重鎮。有感詩云：

丹桂風霜急

青梧日夜凋

由來強幹地

未有不臣朝

受鉞親賢往

卑宮制詔遙

終俟古封建

豈獨聽簫韶

又少陵嘗爲閬州刺史進論巴蜀安危表，一則曰：願陛下度長計大，遠以親賢出鎮；再則曰：必以親賢委之節鉞，此古維城磐石之義；終則曰：臣特望以親賢爲總

戎者，意在根固流長，國家萬代之利。可與此詩相參證。

二曰息戰伐，以蘇民困而復元氣。有感詩云：

幽薊餘蛇豕

乾坤尚虎狼

諸侯春不貢

使者日相望

慎：吞青海

無勞問越裳

大君先息戰

歸馬羣山陽

子美反戰思想，極爲濃厚，其見諸詩歌者，如新安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諸詩，反對內戰也；兵車行（舊註此詩爲玄宗用兵吐蕃而作）反對開邊也。蓋子美天寶亂後，身嘗流離顛沛之苦，漂泊西南，飄飄劍外，其反戰思想，有由來也。

三曰寓兵於農，以減賦稅而省軍儲。諸將詩云：

洛陽宮殿化爲烽

休道秦關百二重

滄海未全歸禹貢

薊門何處盡堯封

朝廷衰職雖多預

天下軍儲不自供

稍喜臨邊王相國

肯銷金甲專春農

抑更有進者，子美於諸葛武侯，甚爲服膺，故一則曰：『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猶存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二則曰：『三顧頻煩天下計』

，南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三則曰：『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實則孔明屬於法家，崇尚刑律；與子美『大雅何寥闕，斯人尙典刑，』『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思想，本相逕庭，子美不自知其然也。

第二節 杜甫之社會思想

子美之社會思想，本無一貫體系，然其天性忠厚，憂濟黎元，（自京赴奉先縣詠懷詩云：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每以平民之福利爲念，而有平均財富之思。加以天寶末年，楊氏擅政，貴妃三姊，並封國夫人，一堂之構，價至鉅千。天寶十二年，玄宗幸華清宮，三夫人從幸，楊氏至，各爲一色衣以相別，五家合隊，粲若雲錦，競尚物慾，窮極奢華。次年關中大飢，而朝中奢麗如故。子美適於天寶十四年冬赴奉先縣，過驪山下，見此景象，遂有榮枯咫尺之思：

歲暮百草零

疾風高閭裂

天衢陰晦凝

客子中夜發

霜嚴衣帶斷

指直不得結

凌晨過驪山

御榻在隣

蚩尤塞寒空

蹴踏崖谷滑

瑤池氣鬱律

羽林相摩戛

君臣留懽娛

樂助殷摯福

賜浴皆長纓

與宴非短褐

彤廷所分帛

本自寒女出

鞭撻其夫家

聚斂貢城闕

聖人筐篚恩

實欲邦國活

臣如忽至理

君豈棄此物

多士盈朝廷

仁者宜戰懼

况聞內金盃

盡在衛霍室

中堂繡帝仙

烟霧散玉質

暖客貂鼠裘

悲管逐清瑟

勸客臨歸羹

霜橙壓香橘

朱門酒肉臭

路有凍死骨

榮枯咫尺異

惆悵難再述

子美歸抵奉先，未入門即聞號咷聲，其幼子已飢寒而卒。前後對照，寧不令人悽愴

！然子美『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尙且如此；『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

『更何以堪？』推己及人，何怪『憂端齊終南，瀕洞不可掇』哉！又茅屋爲秋風所破

歌云：

俄頃風定雲墨色 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鐵 嬌兒惡臥踏裏裂
床床屋漏無乾處 雨脚如麻未斷絕 自經喪亂少睡眠 長夜沾濕何由徹
安得廣廈千萬間 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風雨不動安如山 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 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子美發抱自閔，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以大衆之利爲利，此其所以與衆不同也哉。

第二節 杜甫之個性

少陵之破，去今已千一百七十載，欲於千載之下，言其個性，頗不易爲。舊唐書文苑傳言「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滯醉登武（嚴武）之床，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爲忤。』若以其詩觀之，褊躁間或有之，至若「無器度」，一則少陵詩哀而不傷，怨而不亂，深得國風之旨，未可遂謂無器度也。今據其一生行事思想，言論詩詞，推定其個性，蓋有四端：一曰忠厚，二曰質直，

三日沉鬱，四日眞孽。賦臚述如左：

(一) 忠厚 少陵秉性忠厚，其見之於行事者，如至德二年，自賊中竄歸鳳翔，讀其遺懷一首，想見其逃賊征君，間關受職，願念家門，不能舍君，千古之下，悲苦淒然，是其忠也。房琯既敗，已失君歡，復好清談，遂致罷官。甫獨言琯有才，不宜罷免，以致己亦受貶，此其厚也。又就其詩而觀之，北征一首，述亂離後尋家景況，中有云：

經年至茆屋	妻子衣百結	慟哭松聲迴	悲泉共幽咽
平生所嬌兒	顏色白勝雪	見耶背啼啼	垢膩脚不襪
床前兩小女	綰綰才過膝	海圖拆波瀾	舊繡移曲折
天吳及紫鳳	顛倒在短褐	老女情懷惡	嘔泄風數日
鄭無蘆中帛	枝枝寒慄慄	粉黛亦解苞	衾裯稍釋列
瘦妻面復光	癡女白櫛	學母無不化	曉粧如手抹

移時施朱鉛

狼藉眉闌

生還對黃雅

似欲忘飢渴

問事競挽鬚

誰能卽噴喝

翻恩在賊寇

甘受雜亂聒

新歸且慰意

生還焉得說

至尊尚蒙塵

幾日休練卒

正敘生還離別之後，悲喜交集，詞向柔了，忽入一至尊蒙塵，一眞一假未嘗忘君。

東坡亦謂北征詩識君臣之大理，忠義之氣，與秋色正高，可貴也已。又兩當縣吳十

侍御江上宅詩云：

昔在鳳翔都

共通金門籍

天子猶蒙塵

東郊暗長戟

兵家忌間諜

此輩常接跡

臺中領舉劾

君必慎剖析

不忍殺無辜

所以分白黑

上官權許與

失意見遷斥

仲尼甘旅人

向子識損益

朝廷非不知

閉口休歎息

余時忝靜臣

丹墀實咫尺

相看受狼狽

至死難逃責

行邁心多遠

出門無與適

於公負明義

惆悵頭更白

錢吳侍御不忍殺無辜，失上官之意，致被遷斥；少陵雖爲諍臣，無法救之，有負明錢，死難塞責，老成厚道，義露於字裏行間。又客亭詩云：『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多少殘生事，飄零似轉蓬，』視孟山人之『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蘊藉何如？雖立言得體，要亦忠厚有以致之也。

(二) 質直 少陵性近質直，其見之於行事者，如爲房琯事，以直言失官，出爲華州掾，棄去秦州，漂泊西南，皆肇於此。又王琪杜工部集後記，論其詩云：『子美之詩詞有近質者，所謂轉石於千仞之山，勢也；學者尤效之而過甚，豈遠大者難窺乎？』蓋杜詩有純以拙勝者，亦其本性使然耳。

(三) 沉鬱 少陵自許沉鬱頓挫，碧海鯨魚，是其詩之特長，論其個性，亦猶是也。如醉時歌云：『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雖寫其詩境，亦見其個性。他如秋興八首，詠懷古跡五首，諸將五首，莫不沉鬱激壯。少陵蓋近憂鬱性者，故憂思甚深，其於漢魏古詩，獨取法魏武。

讀武帝之苦寒行，及少陵北征彭衙羌村石龕諸詩，不覺有同調之感也。

(四) 真摯 少陵詩佳處，全在真摯，所謂性情中人，其真可以泣天地而泣鬼神。前引北征詩，敘生還家室，悲喜交集之情，已足令人淚下。述懷一首，更寫亂離中家人離散情況：『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摧頽蒼松根，地冷骨未朽。鷄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較『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更深一層；與『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通篇沉痛，俱不易得。亂離中人讀此，不知涕之何從矣。

第四章 少陵詩學之淵源及其流變

第一節 少陵之論詩

少陵之詩，深宏博大，元稹稱爲「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一孫僅推爲「風騷而下唐而上，一人而已」，故欲論少陵之詩，頗不易爲。當先明其詩學，最好自少陵之論詩始。

少陵論詩，凡有六絕句，解開十二首偶題一首，茲據論如左：

(一) 總論詩之流變，獨重風騷，兼推漢魏；而代有傳人，亦不抹殺一切。偶題詩云：

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 作者皆殊列 名聲豈浪垂

騷人嗟不見 漢道盛於斯 前聖飛騰入 餘波綺麗爲

後賢兼舊列

歷代各清規

法自儒家有

心從弱歲疲

永懷江左逸

多病鄴中奇……

(二) 論古人，宗法蘇李，推許庾信，解悶及戲爲六絕句詩云：

李陵蘇武是吾師

孟子論文更不疑

一飯未曾留俗客

數篇今見古人詩

——解悶

庾信文章老更成

凌雲健筆意縱橫

今人嗤點流傳賦

不覺前賢畏後生

——戲爲六絕句

(三) 論近人，推服王楊盧駱，戲爲六絕句云：

王楊盧駱當時體

輕薄爲文哂未休

爾曹身與名俱滅

不廢江河萬古流

纔使盧王操翰墨

劣於漢魏近風騷

龍文虎脊皆君馭

歷塊過都見爾曹

(四) 論當代，於自許之外，獨重太白，而於孟山人王右丞，雖與少陵詩不同

霸，亦有公論。

才力應難誇數公 凡今誰是出羣雄 或看翡翠蘭若 未學鯨魚碧海

——戲爲六絕句

甫昔少年日 早充觀國賓 讀書破萬卷 下筆如有神

賦料楊雄敵 詩看子建親 李邕求識面 王翰願卜鄰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歸帆拂天姥 中歲貢舊鄉 氣劄屈賈壘 目短曹劉牆

——壯游

此少陵自許也。與太白之『荆門倒屈屣，梁園嘆鄒枚，』同一自負；而鯨魚碧海，尤其特色。

白也詩無敵 飄飄思不羣 清新庾開府 俊逸鮑參軍

渭北春天樹 江東日暮雲 何時一尊酒 重與細論文

——春日憶李白

昔年有狂客

號爾謫仙人

筆落驚風雨

詩成泣鬼神

聲名從此大

汨沒一朝伸

文彩承殊渥

流傳必絕倫

——寄李十二白十二韻

近來海內爲長句

汝與山東李白好

何劉沈謝力未工

才兼鮑照愁絕倒

——蘇端薛復筵餞薛華醉歌

此推重太白也。

復憶襄陽孟浩然

淸淸句句盡堪傳

卽今耆舊無新語

漫釣槎頭縮頸鱗

不見高人王右丞

藍田丘壑漫寒籬

最傳秀句寰區滿

未絕風流相國能

——解悶

吾憐孟浩然

短褐卽長夜

賦詩何必多

往往凌鮑謝

淸江空舊魚

春雨餘甘蔗

每望東南雲

令人興悲吒

——遣興

此許孟山人王右丞也。具眼公論，正可見古人不必苟同處。

(五)論爲詩，當上攀屈宋，直追漢魏，清詞麗句，必與爲鄰，新詩吟成，不厭
瑣諷；而一轉益多師是汝師一，乃所以成其大。戲爲六絕句云：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爲鄰。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後先誰。別裁海嶺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陶冶性靈在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孰知二謝將能事，願學陰何苦用心。

解題

(六)少陵於論詩之外，又以搖落之悲，過於宋玉；去國之哀，有似庾信。故於
三子文章，尤爲私淑。詠懷古跡第一第二兩首，即借古詠今，而又自傷身世之作也：

支離東北風塵際，飄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五嶺衣服共雲山。
翔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

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少陵論詩，大旨已見於此；至於其淵源流變，請於下節中論之。

第二節 少陵詩之淵源

少陵之詩，瑰奇宏麗，有唐一代，無出其右。元稹嘗論列之，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總萃焉。』既爲大小之總萃，則直可謂唐以前全部中國文學，皆其詩之淵源矣。雖然，杜詩亦有所不能包者：如阮籍之詠懷詩，天馬行空，獨往獨來，神韻莫測，少陵未嘗有焉。又如陶潛之詩，胸次浩然，天真絕俗，氣體風神，備然塵外，少陵亦未嘗有焉。除此二家之外，則直可謂無所不包。嘗考其詩之淵源，可得結論如左：

- (1) 少陵之詩，喜論時政得失，蓋得力於風雅；
- (2) 少陵五言古詩，蓋接響於蘇李，嗣晉夫漢魏；
- (3) 少陵七言古詩，蓋拓宇於離騷，比肩乎四愁；

(4) 少陵近體詩，蓋上承陰何，下接沈宋。

一言以蔽之，因其體大，故無所不包，所謂「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者也。鄭君有言：「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旁行而觀之。」治古詩如是，治後世詩亦猶是也。茲先詳論其淵源，再敘流變。

(一) 少陵詩喜論時政之得力於風雅也。少陵之詩，喜論時政，往往關懷君國，論次得失。如七律之諸將，責人臣也；五律之有感，諷人君也；然雖諷人君，未嘗不責其臣，以疆國國事，敗壞至此，皆人臣之罪也。少陵平日諄諄論社稷，憂時事者，大旨盡此五首。又如秋興八首，深得風雅之起興；傷春五首，宛如風雅之變體。而三吏三別，尤得「言者無罪聞之者戒」之深意。方孝孺論詩云：「舉世皆宗李杜詩，不知李杜又宗誰；能探風雅無窮意，始是乾坤絕妙辭。」可謂深得其旨。

(二) 少陵詩之接響於蘇李，嗣音夫漢魏也。少陵師承蘇李，前已言之；至於

顧音漢魏，亦多蹤跡可尋。如贈衛八處士詩，邵子潮評曰：「此爲真漢魏詩，未許後人問津。」其中

主稱會面難 一舉累十觴 十觴亦不醉

感子故憊長 明日隔山岳 世事兩茫茫

顯本於曹植詩「主稱千金壽，客奉萬年壽」；及古詩「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之意，特出神入化，讀者不自覺耳。又如示從孫濟詩，亦出自漢魏，如

淘米少汲水 汲多井水渾 刈葵莫放手 放手傷葵根

實本古詩

採葵莫傷根 傷根葵不生 結交莫羞貧 羞貧交不成

來蹤去跡，更可得而考。又如彭衙行一首，亦多漢魏樂府神韻，如

邀室久徒步 逢人多厚顏 參差谷鳥吟 不見遊子還

嬖女饑咬我 啼畏虎狼聞 懷中掩其口 反側聲愈噴

置之漢魏詩中，亦無愧色。又如北征長篇，其佳處亦全從漢魏樂府出，例如：

猛虎立我前

蒼崖吼時裂

菊垂金秋花

石戴古車轍

青雲勸高興

幽事亦可悅

其寫景狀物，一本魏武帝之苦寒行。又如佳人一首：

合昏尚知時

鴛鴦不獨宿

但見新人笑

那聞舊人哭

在山泉水清

出山泉水濁

侍婢賣珠迴

牽蘿補茅屋

摘花不插髮

采柏鬢盈掬

天寒翠袖薄

日暮倚修竹

其神韻逼翼漢魏樂府，固不必再引證古詩也。更如遣興五首中一首：

我今日夜憂

諸弟各異方

不知死與生

何況道路長

避寇一分散

饑寒永相望

豈無柴門歸

欲出畏虎狼

仰看雲中雁

禽鳥亦有行

王選巖評謂『皆有魏人風骨，以其不造一種苦怪語也』。最後如石齋一首：

熊羆咆我東 虎豹號我西 我後鬼長嘯 我前猱又啼

則直學魏武帝之「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及劉琨之「麋鹿遊我前，猿猴戲我側」，然貌似而已，並不甚佳也。

此外少陵詩之本於漢魏者正多，不可勝數，再舉二例言之：（一）陳琳飲馬長城窟行，設爲問答，先三吏三別諸篇，所自出也；而新婚一章，敘室家離別之情，及夫婦始終之分，全祖樂府遺意，而沉痛更爲過之。故黃生曰：「新安吏以下，述當時征戍之苦，其源出于變風變雅，而植體於蘇李曹劉之間。」（二）夢李白二首有「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二句，胡應麟云：「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李陵逸詩也；子建「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全用此語，而不用其意，遂爲建安絕唱。少陵「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正用其意而少變其句，亦爲唐句曄曄。今學者第知曹、杜二句之妙，而不知其出於漢也。」

少陵詩雖本於漢魏，然時代不同，精神亦異：蓋漢魏人多灑脫，少陵則較滯重

；漢魏較含蓄，少陵則較鋪張；漢魏詩情勝於意，少陵詩則意重於情。此漢魏之所以爲漢魏，而少陵之所以終屬於唐詩也。關於此點，余嘗服膺陸時雍之說，錄之如左，以資參證：

少陵五古，材力作用，本之漢魏居多：第出手稍鈍，苦雕細琢，降爲唐音。夫一往而至者，情也；必然必不然者，意也；意死而情活，意迹而情神，意近而情遠，意僞而情真。情意之分，古今所由判矣。少陵精矣刻矣，高矣卓矣；然而未齊於古人者，以意勝也。假令以古詩十九首，與少陵作，便是首首皆意；假令以新安石壕諸什，與古人作，便首首皆有神往神來，不知而自至之妙。

(三)少陵詩之拓宇於離騷，比肩乎四愁也。唐人詩中，受離騷之影響深者，李義山爲最，少陵猶未爲多；推以其氣體博大，無所不包，故亦有近乎騷者。如夢李白二首，招魂大招之遺音也。又如同谷七歌，舊評謂與太白遠別離蜀道難，皆爲

風騷極致，不在屈宋之下。（李薦師友記聞）董益且謂「一歌結句，悲風爲我從天來；七歌云：仰視皇天白日遠，其聲慨然，其氣浩然，殊又非宋玉太白輩所及。」實則七歌創作，原不做離騷，而哀實過之。胡應麟謂「杜七歌，亦做張衡西愁；然七歌奇崛雄深，四愁和平婉麗，漢唐短歌，各爲絕唱，所謂異曲同工，『庶幾近之。』

抑又有進者，七歌結構，近乎蔡琰胡笳十八拍，而以結語爲尤甚。十八拍結語

曰：

笛一會兮琴一拍

心憤怨兮無人知

兩拍張絃兮絃欲絕

志摧心折兮自悲嗟

傷今感昔兮三拍成

銜悲蓄恨兮何時平

尋思涉歷兮多艱阻

四拍成兮益淒楚

攢眉向月兮撫雅琴

五拍泠泠兮意彌深

追思往日兮行李難

六拍悲兮欲罷彈

草盡水竭兮羊馬皆徙 七拍流恨兮惡居於此

七歌結語則云：

嗚呼一歌兮歌已哀 悲風爲我從天來

嗚呼二歌兮歌始敘 隣里爲我色惆悵

嗚呼三歌兮歌三發 汝歸何處收兄骨

嗚呼四歌兮歌四奏 林猿爲我啼清晝

嗚呼五歌兮歌正長 魂招不來歸故鄉

嗚呼六歌兮歌思遲 溪壑爲我迴春姿

嗚呼七歌兮惜終曲 仰視皇天白日速

錢七歌造詣，實高於十八拍。陸時雍曰：『同谷七歌，稍近騷意，第出語粗放，其粗放處，正是自得也。』申涵光云：『同谷七歌，頓挫淋漓，有一歌三歎之致，從胡笳十八拍及四愁詩得來，是集中得意之作。』然無論，爲四愁，爲十八拍，皆嚴

體也，謂其間接出於離騷可也。

(四)少陵詩之上承陰何，下接沈宋也。少陵近體詩，上承陰何，其解題詩中：

陶冶慘靈在底物 新詩改罷自長吟

孰知二謝將能事 願學陰何苦用心

已概乎言之。按五言律詩，陰鑠、何遜、庾信、徐陵，已開其體，唐初人研揣聲音，穩順體勢，其製大備。而沈佺期宋之問復開創七律，別立門戶。少陵對於諸子，皆倍加稱揚。如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詩云：

李侯有佳句 往往似陰鑠

此重陰鑠也。八哀詩云：

記室得何遜 翰鈴延子荆

此稱何遜也。詠懷古跡詩云：

庾信平生最蕭瑟 暮年詩賦動江關

此極言庾信也。過宋員外之問舊莊詩云：

宋公舊池館，零落首陽阿。枉道祇從入，吟詩更許過。

淹留閭耆老，寂寞向山阿。更識將軍樹，悲風日暮多。

極言仰止之意。趙汭曰：『之問與公祖審言，及陳子昂，沈佺期四人，爲唐律之祖，實公詩法淵源也。武后時，之問審言，俱爲修文館學士，世交亦厚。然之問爲人，實不足道，詩無譏詞，以其契家前輩也。但曰零落寂寞悲風，則感慨係之矣。』今按少陵律詩造詣，實在陰、何、沈、宋諸家之上。如江月詩：

江月光於水，高樓思殺人。

實出於庾肩吾詩『樓上徘徊月，窗中愁思人。』又如月圓詩：

孤月當樓滿，寒江動夜扉。

實出於何遜詩『寒江復寂寥』及庾肩吾詩『高樓開夜扉。』又如月詩：

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鉤。

實做庾信鏡詩『玉匣聊開鏡，輕灰暫拭塵；』及沈雲卿月詩『臺前疑掛鏡，簾外自懸鉤。』然少陵『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故其氣概，又駕齊梁而上之也。

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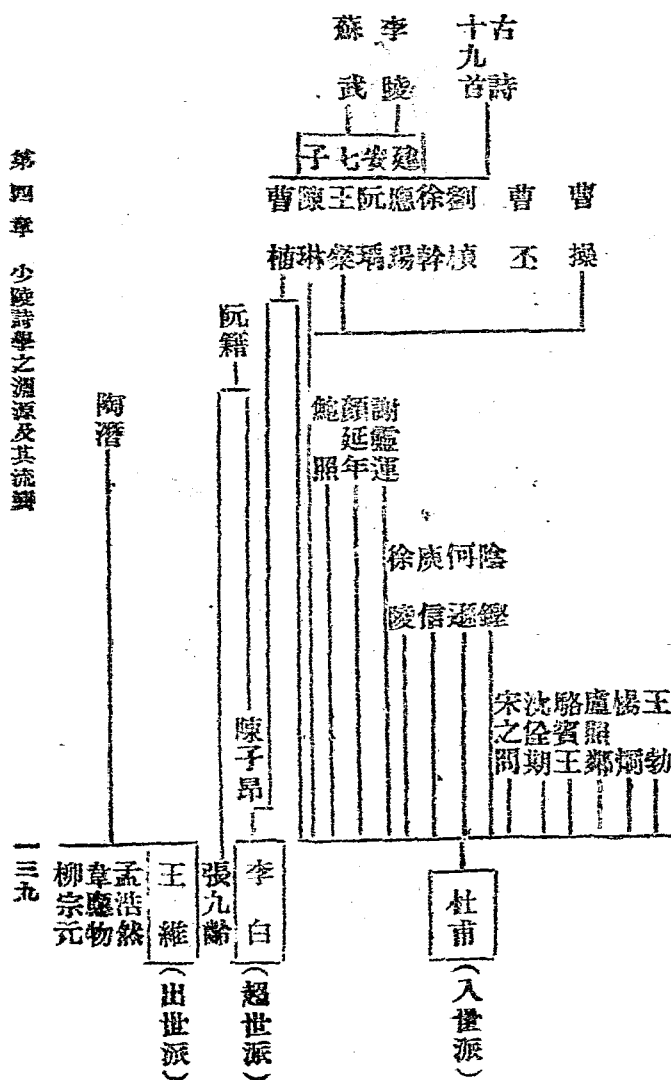
x

x

x

少陵詩不涓細流，故所以能成其大；所謂『清詞麗句必爲鄰，』『轉益多師是汝師，』已於其詩之淵源中可以見之矣。雖然，漢魏以降唐以前詩，作者紛乘，個性之遠近，好惡之向背，終不能兼收並納。如阮嗣宗之詠懷詩，天馬行空，獨往獨來，神韻莫測，陳子昂宗之，張九齡效之，李太白法之，皆能卷舒自在，而少陵無與焉。（註一）又如江左以來，淵明詩胸次浩然，天真絕俗，當於語言意象外求之；唐人祖述者，王右丞得其清腴，孟山人得其閒遠，儲太祝得其真朴，韋蘇州得其冲和，柳柳州得其峻潔，皆能氣體風塵，脩然塵外，而少陵亦無與焉。大抵才高則效阮公，性靜則近彭澤，前者爲超世之士，後者多出世之儔，與少陵之入世人生觀

，皆相逕庭。此唐詩三大宗，不可不知也。茲作圖表示如左，以明其淵源派別：



附少陵所服膺之詩人表

屈原賈誼

氣劇屈賈壘（壯游）中年召賈生：前席竟爲榮（春日江邨）

宋玉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詠懷古跡）

李陵蘇武

李陵蘇武是吾師（解悶十二首）

曹植劉楨

目短曹劉牆（壯游）文章曹植波瀾闊（追贈故高蜀州人日見寄詩）

王粲

羣盜哀王粲：登樓初有作：才高處士名（春日江邨）

謝靈運謝朓

熟知二謝將能事（解悶十二首）

鮑照

清新庾園府俊逸鮑參軍（春日憶李白）

庾信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戲爲六絕句）

陰鏗何遜

顧學陰何苦用心（癸卯十二首）

王楊盧駱

王楊盧駱當時重……不廢江河萬古流（戲爲六絕句）

註一 少陵之詩，無阮籍天馬行空，獨往獨來之致，此但就其思想上及精神上言之也。蓋若就詩論詩，則少陵未嘗不受步兵影響。如成都府一首云：

翳翳桑榆日

照我征衣裳

我行山川異

忽在天一方

但逢新人民

未卜見故鄉

大江東流去

遊子日月長

曾城填華廬

季冬樹木蒼

喧然名都會

吹簫聞笙簧

僧美無與適

側身望川梁

烏雀夜各歸

中原杳茫茫

初月出不高

衆星尙爭光

自古有羈旅

我何苦哀傷

按此詩語意，多本步兵詠懷：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卽阮之『灼灼西
顏日，餘光照我衣』也。側身望川梁，卽阮之『登高望九州』也。烏雀夜
各歸，中原杳茫茫，卽阮之『飛鳥相隨翔，曠野莽茫茫』也。自古有羈旅，
我何苦哀傷，又翻阮之『羈旅無僦匹，俯仰懷哀傷』，『以自廣也。然通
篇觀之，固爲少陵語氣，全無步兵神韻也。又昔遊詩：『昔者與高李，晚

登單父臺，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桑柘葉如雨，飛藿去徘徊，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頗似步兵神韻，然亦祇此數語而已。蓋二人個性不同，浮沉異勢，終難目爲同調也。』

第三節 少陵詩之流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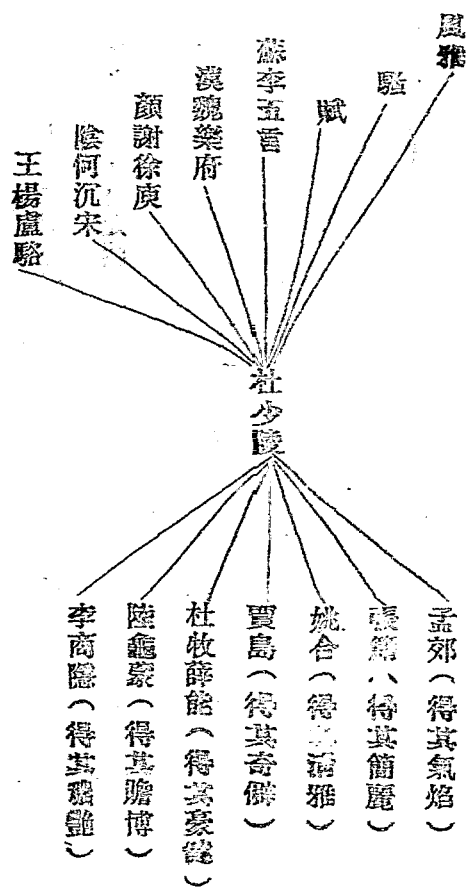
少陵之詩，博大瑰偉，後人宗法少陵者，往往各以性之所近，得其一面，鮮有能窺其全豹者。孫僅贈杜工部詩集序，嘗分析其流變云：

公之詩支而爲六家：孟郊得其氣焰，張籍得其簡麗，姚合得其清雅，賈島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賸博，皆出公之奇偏爾，尙軒軒然自號一家，嚇世烜俗；後人師擬不暇，矧合之乎？風騷而下唐而上一人而已。是知唐之言詩，公之餘波及爾。

孫氏之言，頗有見地，惟須加以補充者，則六家之外，猶有李商隱，亦師承少陵，獨得其微麗是也。如詠古跡各首，氣象萬千，而義山則獨得其『畫圖省識春風面』

，環珮空歸月夜魂；』又如秋興八首，沉雄悲壯，而義山則獨得其『香稻啄餘鸕鶿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之清音。然才調不同，氣魄自殊，此少陵之所以爲少陵，而義山之所以爲義山歟。

茲綜合少陵詩之淵源流變，作圖表示如左，以見其體系，而得其脈絡。然此不過示其綱枝大葉，已足耐人尋味。後世學杜者，無有能出此七家範圍外矣。



第五章 少陵詩在詩史上之地位

第一節 各家之批評

歷來評少陵詩者，莫不推崇備至，列爲大家。唐元稹評曰：

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經精切，穩順聲勢，謂之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遠近，彷彿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于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濃真備。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衆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鑒其旨要，尙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好以奇文見稱，時

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擲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尙不能歷其藩籬，況堂與乎？蓋推少陵在太白之上，而爲獨步今古。舊唐書文苑傳云：

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弄醜詆，而有飯顆山頭之嘲謔。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余讀詩至杜子美云云特病未能就耳。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爲是。

是亦附和元稹之說，而推杜在李之上。宋孫僅贈杜工部詩集序曰：

中古而下，文道繁富，風若周，騷若楚，文若西漢，咸角然天出，萬世之衡軸也。後之學者營實襲正，不守其根而好其枝葉，由是日誕月豔，蕩而莫返。曹劉應揚之徒唱之，沈謝徐庾之徒和之，爭柔門葩，聯組擅繡，萬鈞之重，縻爲鎔銖，真粹之氣，殆將滅矣。洎夫子之爲也，剔陳梁，亂齊

宋，挾晉魏，瀦其淫波，遏其煩聲，與周楚西漢相犖的，其曼邈高聳，則若鑿大虛而噉萬籟，其馳驟怪駭，則若仗天策而騎箕尾，其首截峻嶒，則若儼鈞陳而界雲漢，樞機日月，開闔雷電，昂昂然神其謀，挺其勇，握其正，以高視天壤，趨入作者之域，所謂真粹氣中人也。……風騷而下，唐而上，一人而已。

是尊崇備至，而以『真粹之氣』相許，亦獨具隻眼之論也。遜齋閒覽云：

王荊公編杜歐韓李四家詩，或問公云：子編四詩，以杜爲第一，李爲第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子美耶？公曰：太白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子美，則悲驩窮泰，發歛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綺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閑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飄灑，若貴介公子者。蓋公詩潛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間與

，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子美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謂衆人所獨專，斯言信矣。

是以體大善變推許少陵，亦爲定論。宋胡宗彥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詩碑序云：

先生以詩鳴于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于詩，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

此獨以『詩史』二字，推許杜詩，亦獨有見地。至清沈德潛編唐詩別裁集，則對於杜詩，更分別體裁，詳加評論，其言曰：

（五言古詩）蘇李十九首以後，五言所貴，大率優柔善入，婉而多風。少陵材力標舉，篇幅恢張，縱橫揮霍，詩品又一變矣。要其爲國愛君，感時傷亂，憂黎元，希稷契，生平種種抱負，無不流露於翰墨中，詩之變情之正者也。新甯高氏列爲大家，具有特識。

（七言古詩）杜工部沉雄激壯，奔放險幻，如萬寶濫陳，千軍競逐，天地

渾奧之氣，至此盡洩。

（五言律詩）杜少陵獨開生面，寓縱橫顛倒于整密中，故應超然拔萃。

（七言律詩）少陵胸次闊闊，議論開闢，一時盡掩諸家，而義山詠史其餘響也。

（五言長律）少陵出而瑰奇宏麗，變動開合，後此無能爲役。

（七言絕句）唐人詩無論大家名家，不能諸體兼善，如少陵絕句，少歎唱之音，左司七言詠渾厚之力。……

此以批評全唐詩之眼光，評論少陵；並各就體裁，分別着論，自較精審。至於自來詩人，亦往往著詩評論，多至不可勝數，今選韓愈、白居易、杜牧、孫何、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李綱、陸游、戴復古、元好問、方孝孺、陳獻章、屈大均十五家詠杜詩列左，以見前人之定論焉：

調張籍

韓愈

李杜文章在

光焰萬丈長

不知羣兒愚

那用故謗傷

蚍蜉撼大樹

可笑不自量

伊我生其後

舉頭遙相望

夜夢多見之

盡思反微茫

徒觀斧鑿痕

不矚治水航

想當施手時

巨刃磨天揚

垠崖劃崩豁

乾坤擺雷硯……

題杜子美墳

前人

……有唐文物盛復全

名書史冊俱才賢

中間詩筆誰濟新

屈指都無四五人

獨有工部稱全美

當日詩人無擬倫

筆追清風洗俗耳

心奪造化觀陽春

天光晴射洞庭秋

寒玉萬頃清光流

我常愛慕如饑渴

不見其面生閒愁……

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後

白居易

翰林江左日

員外劍南時

不得高官職

仍逢苦亂離

暮年遠客恨

浮世謫仙悲

吟詠流千古

聲名動四夷

文場供秀句

樂府待新詩

天意君須會

人間要好辭

讀杜詩

杜牧

杜詩韓筆愁來讀

似倩麻姑癢處搔

天外鳳凰誰得隨

無人解合續絃膠

讀杜子美集

孫何

逸氣應天與

淳風自我還

鋒鋌堪定霸

徽墨可繩姦

進退軍三令

迴旋馬六閒

楚詞休獨步

周雅合重刪

李白從先達

王維亦厚顏……麗思蘇幽蟄

神功鑿險巖

語成新體句

才折好官班

離氏傳軒冕

何人得佩環

朱弦本疏越

黃鳥浪綿蠻

元白詞華窄

錢郎景象慳

蜀峯愁杳杳

涪水恨潺潺

子欲探驪頤

吾思擷虎斑

毛錐應穎脫

燕石竟疎頑

已襲蘭兼菊

無嫌蒯與官

二南如有得 高閣願追攀

子美畫像

歐陽修

風雅久寂寞 吾思見其人 杜君詩之豪 來者孰比倫

生爲一身窮 死也萬世珍 言苟可垂後 士無羞賤貧

子美畫像

王安石

吾觀少陵詩 謂與元氣侔

力能排天幹九地 壯顏毅色不可求

浩蕩八極中 生物豈不稠

醜妍巨細千萬殊 竟莫見以何雕鏤

惜哉命之窮 顛倒不見收 青衫老更斥 餓走半九州

瘦妻僵前子仆後 攘攘盜賊森戈矛

吟嘯當此時 不廢朝廷憂 常願天子聖 大臣各伊周

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 不忍四海赤子寒飢飢

傷屯悼屈止一身 嗟時之人我所羞

所以見公畫 再拜涕泗流

推公之心古亦少 願起公死從之遊

次孔毅夫集古人詩見贈

蘇軾

天下幾人學杜甫 誰得其皮與其骨

劉如泰華當我前

破羊欲上驚嶮嶮 名章俊語紛交衡

無人巧會當時情

前生子美君卽是 信手拈得俱天成

題杜子美浣花醉圖

黃庭堅

拾遺流落錦官城 故人作尹眼爲青

碧雞坊西結茅屋

百花潭水滌冠纓 故衣未補新衣綻

空蟠胸中書萬卷

探道欲度羲皇前 論詩未覺國風遠

干戈嶢嶢陷萬縣

杜陵真無鷄犬

老妻稚子且眼前

弟妹漂零不相見

此公樂易真可人

園翁溪友肯卜鄰

鄰家有酒邀皆去

得意魚鳥來相親

浣花酒缸散車騎

野牆無主看桃李

宗文守家宗武扶

落日蹇驢馱醉起

願望解冠脫兜鍪

老儒不用千戶侯

中原未得平安報

醉裏眉攢萬國愁

生綃蠟脯粉墨落

平生忠義今寂寞

兒呼不蘇驢失脚

猶恐醒來有新作

常使詩人拜畫圖

煎膠續弦千古無

杜子美

李綱

杜陵老布衣

餓走半天下

作詩千萬篇

一一千教化

是時唐室卑

四海事戎馬

愛君憂國心

憤發幾悲吟

孤忠無與施

但以佳句寫

風騷列屈宋

麗則凌鮑謝

竿端體萬物

天地入陶冶

豈徒號詩史

誠足繼風雅

嗚呼詩人師 萬世誰爲亞

讀杜

陸游

千載詩亡不復刪

少陵談笑卽追還

嘗憎晚輩言詩史

消廟生民伯仲間

游又有詩云空回英槩入筆墨生民清廟非唐詩

論詩七絕錄二

戴復古

文章隨世作低昂

變盡風騷到晚唐

舉世吟哦推李杜

時人不識有陳黃

飄零憂國杜陵老

感寓傷時陳子昂

近日不聞秋鶴唳

亂蟬無數噪斜陽

論詩（三十首之三）

元好問

排比鋪張特一途

藩籬如此亦區區

少陵自有連城壁

爭奈微之識瑣扶

筆底銀河落九天

何曾憔悴萬山前

世間東抹西塗手

枉著書生待魯連

古雅誰將子美親

精純全失義山真

論詩實下涪翁拜

未作江西社裏人

論詩

方孝孺

學世皆宗李杜詩

不知李杜又宗誰

能探風雅無窮意

始是乾坤絕妙辭

白沙論詩

陳獻章

子美詩之聖

堯夫更別傳

後來操翰者

二妙才能全

杜曲謁子美先生祠

屈大均

城南章杜潯川濱

工部千秋廟貌新

一代悲歌成國史

二南風化在騷人

少陵原上花含日

皇子陵前鳥弄春

稷契平生空自許

誰知詞客有經綸

以上詳列二十家對於少陵之批評，已可見其地位。韓昌黎謂「李杜文章在，光焰萬

丈長，『是並重李杜也。白居易蘇軾戴復古方孝孺等宗之。元稹謂『李不能歷其藩翰，』推少陵在太白上，後世論詩者多宗之。李杜比較，已見上章，茲不具贅。惟少陵才高體大，無所不包，故歷代詩人，無論派別如何，（如唐之元白，宋之蘇黃，南宋之陸游，金之元好問，明之高啓，明季之屈大均等，）莫不皆拜下風。（註）少陵在中國文學史上之地位，蓋如中流砥柱，千古不移，可斷言矣。

（註）宋惟楊大年不服杜，詆爲郈夫子；明嘉靖隆慶間，更有王慎中、鄭繼之、郭子章諸人，嚴駁杜詩，幾令體無完膚，蓋所見者淺，而主觀則太深。楊用修則抑揚參半，亦非深知少陵者。茲但於註中提及，不復一一引述矣。

第二節 少陵詩之特色及其在文學史上之地位

少陵詩之特色，千餘年來，文學批評家，莫不再三注意，加以表揚。自元稹始作墓係銘，謂杜詩爲大小之總萃，『自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故王荊公選四

家詩，獨以杜居第一。秦少游則推爲『孔十大成』，鄭尚明則推爲『周公制作』，黃魯直則推爲詩中之史，羅景綸則推爲詩中之經，楊誠齋則推爲詩中之選，王元美總推爲詩中之神。然此皆未究其特色也。今欲道其特色，必先觀其一生詩學之過程，造詣之深淺，所繼承於以往者爲何，所開創於將來者爲何。然後方可以言其特色矣。

少陵一生詩學經過之階段，首爲復古，觀其入蜀以前所作，古風多而近體少；且上承風騷，刻意漢魏。胡夏客嘗曰：『杜公古詩近體，在長安時，才力未爲造蘊；秦州以後，古詩則卓鍊精深；夔州以後，又縱情雜亂，不及前矣。律詩則老而愈細，四韻固多佳篇，長律尤盡其妙。』此言誠有見地，入蜀以前，可謂爲杜詩第一階段，即復古時代。

少陵入蜀以後，所著詩篇，近體多於古風，夔府時代，爲律詩之黃金時期。至於玉古，則晚年別有一種累滯寒澁之筆，已非中年可比。入蜀以後，蓋爲開創時代。

。案君論詩，以爲『李白結古風之局，杜甫開新體之端，』旨哉斯言。（註）

至於少陵詩之獨創一格，可謂前無古人，後少來者，厥爲其長篇紀事詩是也。按中國詩歌，抒情者多，敘事者少，求其長篇史詩（Epic Poetry, Heldengedicht），如希臘之奧迭賽（Odyssey）及伊拉特（Iliad），不多觀也；求其民族英雄史歌，如日耳曼之尼倍龍根（Nibelungen），不多觀也。中國既少民族史歌，故民族精神，不易煥發；而民族詩人，求其如法國之拉馬丁（De Lamartine），英之擺倫（Byron），德之哥德（Goethe）許勒（Schiller）者，亦不多觀。我國古詩之中，多個人之抒情詩，少民族之敘事詩。僅『孔雀東南飛』一首，略近敘事詩，然非民族詩歌也。自少陵出，以其高華之才氣，博大之體勢，創爲長篇紀事詩，下列諸篇，其尤著者：

（一）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二）北征；（七百字）

（三）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一百字）

(四) 洗兵行；(三百三十六字)

(五) 草堂；(三百字)

(六) 夔府書懷四十韻；(四百字)(排律)

(七) 往在；(三百三十字)

(八) 秋日夔府詠懷一百韻；(一千字)(近體排律)

(九) 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四百字)(排律)

(十) 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

(四百字)(排律)

(十一) 秋日荆南述懷三十韻；(三百字)(排律)

(十二) 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奉寄薛尚書頌德敘懷斐然之作三十韻

；(三百字)(排律)

(十三) 送重表姪王璵評事使南海；(三百八十字)

(十四)入衡州；(四百四十字)

(十五)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三百六十字)(排律)
以上諸詩，長者千字，短者數百；且皆偏於紀事：(二)(三)(四)各首，紀天寶之亂也；(七)首敘三朝(天寶，至德，廣德)治亂，及吐蕃之禍；(五)首紀成都之亂；(十四)首敘臧玠之變，皆可登詩史之目。且諸詩慷慨淋漓，忠君憂國之思，溢於辭表。其思想爲積極的，其精神爲民族的；雖民族思想色彩，尙不及忠君憂國色彩之濃，然此一爲時代關係，二因中國本爲世界帝國，民族界限不若西歐各國之明顯。如欲舉一民族詩人以代表中國，足以表現民族共同之理想，其同之願望，其同之想像，其同之情感，其同之生活者，我無疑應之曰：杜少陵其人是也！

(註)少陵長篇，前人論詩者，亦已注意及之，惟不予以充分之地位耳。茲舉數家之批評如左，以資考證：

家之批評如左，以資考證：

(一)葉夢得曰：長篇最難，晉魏以前，無過十韻者，蓋古人以意逆志，

初不以敘事傾倒爲工。至杜子美北征述懷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記傳，此古今絕唱也。

(二) 胡應麟曰：杜之北征述懷，皆長篇敘事，然高者尙有漢人遺意；平者遽爲元白濫觴。李送魏萬等篇，自是齊梁，但才力加雄，辭藻增富耳。

(三) 仇兆鰲注杜，至秋日夔府詠懷百韻，評曰：詩有近體，古意衰矣；近體而有排律，去古益遠矣。考唐人排律，初惟六韻左右耳。長篇排律，起於少陵，多至百韻，實爲後人濫觴。元白集中，往往疊見，不免誇多鬥靡，氣緩而脈弛矣。此篇典雅工秀，才學既優，而部伍森嚴，章法尤爲精密。

言之：

(一) 中國文人多憂亂傷離，少陵雖多亂離之作，但並不悲觀消極，英人所謂一

悲而不弱。』(Sadness but not weakness)少陵足以當之。

(二)中國文人多頹廢，六朝文人尤甚，少陵則始終積極，不特其對於國事政治，常懷更新之希望；卽以其致力於詩論，兀兀窮年，死而後已，亦非頹廢詩人所可冀及也。

(三)中國文學多帶山林主義，如所謂竹林七賢，以及傅玄何晏之流，常抱遁世之見，而多苟且偷安之思。(傅玄詩：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爲霜，落葉隨風吹，一絕如流光。何晏詩：願爲浮萍草，託身寄清池，且以樂今日，其後非所知。)少陵雖亦愛自然，然其人生觀則爲入世的，在顛沛流離之中，未嘗忘懷國家大事，所謂『身在江湖之上，心存魏闕之下』，少陵正可以當之。

(四)中國文人多抱個人主義，既少共同生活及共同意志，尤少共同情感及共同想像；故大多數作品，僅注重陶冶個人性靈，極少發揚團體觀念。卽或有

之，其團體觀念亦僅至家族爲止，家族以外，卽爲天下，民族與國家之團體觀念，未嘗顯著。惟劉琨始有深刻之民族意識，惟少陵始有明白之國家觀念，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惟少陵可以當之。

以上，泛論少陵之精神，亦卽其詩之一般特色也；至若以詩論詩，純本文藝之眼光而評論其文藝上之特點，則亦有下列數點可得而述者：

(一) 體勢大而風格善變也。王荆公評曰：太白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子美，則悲驢弱秦，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綺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閑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飄蕩，若貴介公子者。蓋公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闢奧，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子美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謂愈人所獨專，斯言信矣。

(二)其五言古詩，憲章漢魏，祖述六朝。材力標舉，篇幅恢張，縱橫馳驟，施不可，集開元之大成也。

(三)其七言古詩，胡應麟嘗極言之，曰：『初唐七言古，以才藻勝；盛唐以風神勝；李杜以氣概勝，而才藻風神稱之，加以變化靈異，遂爲大家。』又曰：『李杜歌行，雖沉鬱適宕不同，然皆才大氣雄，非子建淵明，何不相入者比。』

(四)其五言律詩，胡應麟亦嘗言其特色：『五言律體，肇自齊梁，而極盛於唐。要其大端，亦有二格：陳杜沈宋，典麗精工；王孟儲韋，清空閒遠，此其概也。……太白風華逸宕，特過諸人，而後之學者，才非天仙，多流率易。唯工部諸作，氣象崑峨，規模宏遠，當其神來境詣，錯綜幻化，不可端倪，千古以還，一人而已。』又嘗舉其代表作，曰：

宏大——昔聞洞庭水

富麗——花隱掖垣暮（竊以爲『今夜鄜州月』更爲適宜）

感慨——東郡趨庭日（竊以爲『國破山河在』更爲適宜）

幽野——林風纖月落

饒送——冠冕通南極

投贈——斧鉞下青冥

追憶——洞房環珮冷

弔哭——他鄉復行役

『皆神化所至，不似人間來者。』

（五）其七言律詩，胡應麟亦嘗論之，曰：『近體，盛唐至矣：充實輝光，種種備美，所少者，曰大曰化耳，故能事必老杜而後極。杜公諸作，正所謂正中有變，變而能化者。今其體調之正，規模之大，人所共知；惟變化二端，勦襲未徹，不知變主格，化主境；格易見，境難窺。變則標奇越險，不

主故常；化則神動天隨，從心所欲。七言近體諸作，所謂變也。如：

錦江春色來天地 玉壘浮雲變古今

織女機絲虛夜月 石鯨鱗甲動秋風

香稻啄餘鸚鵡粒 碧梧棲老鳳凰枝

鸛猿實下三聲淚 奉使虛隨八月槎

無邊落木蕭蕭下 不盡長江滾滾來

二儀清濁還高下 三伏炎蒸定有無

永夜角聲悲自語 中天月色好誰看

絕壁過雲開錦繡 疎松隔水奏笙簧

昆明池水 風急天高

老去悲秋 霜黃碧梧

字中化境也

句中化境也

篇中化境也

(六)其五言排律，高棟嘗推崇之，曰：排律之作，其源自顏謝諸人，……梁陳

以還。儷句尤獨。唐興始專此體，與古詩差別。……開元後，作者之盛，聲律之備，獨王右丞李翰林；諸家皆不及，諸家得其一概，少陵獨得其衆善者：如上韋左丞，贈哥舒翰，謁先主廟等篇，其出入終始，排比聲韻，疊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而不可也。

(七)其七言排律，集中不多觀，惟題鄭十八著作丈故居等一二首而已，此體自來未能成功，因其束縛性靈太深，而過於雕鑿故也。

(八)其七言絕句，雖少歎唱之音，却別有沉着大方之處。胡應麟評曰：『自少陵絕句對結，詩家率以半律譏之，然絕句自有此體，特杜非當行耳。如岑參凱歌：』

丈夫鵠印搖邊月 大將龍旗掣海雲

洗兵魚海雲迎陣 秣馬龍堆月照營

等句，皆雄渾高華，後世咸所取法，即半律何傷？」

又曰：「杜之律，李之絕，皆天授神詣。然杜以律爲絕，如『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等句，本七律壯語，而以爲絕句，則斷錦裂綸類也；李以絕爲律，如『十月吳山曉，梅花落敬亭』等句，本五言絕境，而以爲律詩，聲韻振枝指類也。』然人各有所長有所不長，長於鉅篇百韻之少陵，必責以五七言絕句，譬之黃鐘大呂，責之以簫管之音，自未見其可也。

總之少陵挺立中唐，繼往開來，爲民族詩人，爲千古詩宗，無可疑議。胡應麟嘗謂「大概杜有三難：極盛難繼；首創難工；遭衰難挽。子建以至太白，詩家詭事都盡；杜後起集其大成，一也。排律近體，前人未備，伐山道源，爲百世模，二也。開元既往，大系系興，砥礪其間，唐以頓振，三也。』此言深可表示少陵之偉大。世有以爲古詩至今，極盛之後，難乎爲繼，證之少陵，其將有聞風興起者乎？

二十八年九月十七日，全齋脫稿於重慶佛圖閣下。

